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刘向新序

 **E-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杂事第一

昔者，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，父瞽 顽，母嚚，及弟象傲，皆下愚不移。舜尽孝道，以供养瞽。瞽与象，为浚井涂廩之谋，欲以杀舜，舜孝益笃。出田则号泣，年五十犹婴儿慕，可谓至孝矣。

故耕于历山，历山之耕者让畔；陶于河滨，河滨之陶者，器不苦窳；渔于雷泽，雷泽之渔者分均。及立为天子，天下化之，蛮夷率服。北发渠搜，南抚交趾，莫不慕义，麟凤在郊。故孔子曰：“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座。”舜之谓也。

孔子在州里，笃行孝道，居于阙党，阙党之子弟畋渔，分有亲者多，孝以化之也。是以七十二子，自远方至，服从其德。鲁有沈犹氏者，旦饮羊饱之，以欺市人。公慎氏有妻而淫，慎溃氏奢侈骄佚，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。孔子将为鲁司寇，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妻，慎溃氏踰境而徙，鲁之鬻马牛不豫贾，布正以待之也。既为司寇，季孟堕郈费之城，齐人归所侵鲁之地，由积正之所致也。故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”孙叔敖为婴儿之时，出游，见两头蛇，杀而埋之。归而泣，其母问其故，叔敖对曰：“吾闻见两头之蛇者死，向者吾见之，恐去母而死也。”其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曰：“恐他人又见，杀而埋之矣。”其母曰：“吾闻有阴德者，天报之以福，汝不死也。”及长，为楚令尹，未治，而国人信其仁也。

禹之兴也，以涂山；桀之亡也，以末喜。汤之兴也，以有莘；纣之亡也，以妲己。文武之兴也，以任姒；幽王之亡也，以褒姒。是以诗正关雎，而春秋褒伯姬也。

樊姬，楚国之夫人也，楚庄王罢朝而晏，问其故？庄王曰：“今日与贤相语，不知日之晏也。”樊姬曰：“贤相为谁？”王曰：“为虞丘子。”樊姬掩口而笑。王问其故。曰：“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，非不欲专贵擅爱也，以为伤王之义，故能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。今虞丘子为相十数年，未尝进一贤，知而不进，是不忠也；不知，是不智也。不忠不智，安得为贤？”明日朝，王以樊姬之言告虞子，虞丘子稽首曰：“如樊姬之言。”于是辞位，而进孙叔敖相楚，国富兵强，庄王卒以霸，樊姬与有力焉。

卫灵公之时，蘧伯玉贤而不用，弥子瑕不肖而任事。卫大夫史 患之，数以谏灵公而不听。史 病且死，谓其子曰：“我即死，治丧于北堂。吾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，是不能正君也，生不能正君者，死不当成礼，置尸于北堂，于我足矣。”史 死，灵公往吊，见丧在北堂，问其故？其子以父言对灵公。灵公蹴然易容，寤然失位曰：“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，死且不懈，又以尸谏，可谓忠而不衰矣。”于是乃召蘧伯玉，而进之以为卿，退弥子瑕。徙丧正堂，成礼而后返，卫国以治。

晋大夫祁奚老，晋君问曰：“庸可使嗣？”祁奚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君曰：“非子之讎耶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讎也。”晋遂举解狐。后又问：“庸可以为国尉？”祁奚对曰：“午可也。”君曰：“非子之子耶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子也。”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，称其讎不为谄，立其子不为比。书曰：“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。”祁奚之谓也。外举不避仇讎，内举不回亲戚，可谓至公矣。唯善，故能举其类。诗曰：“唯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祁奚有焉。

楚共王有疾，召令尹曰：“常侍莞苏与我处，常忠我以道，正我以义，吾与处不安也，不见不思也。虽然，吾有得也，其功不细，必厚爵之。申侯伯与处，常纵恣吾，吾所乐者，劝吾为之；吾所好者，先吾服之。吾与处欢乐之，不见戚戚。虽然，吾终无得也，其过不细，必前遣之。”令尹曰：“诺。”明日，王薨。令尹即拜莞苏为上卿，而逐申侯伯出之境。曾子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言反其本性，共王之谓也。孔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于以开后嗣，觉来世，犹愈没世不寤者也。

昔者，魏武侯谋事而当，群臣莫能逮，朝退而有喜色。吴起进曰：“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？”武侯曰：“未也，庄王之语奈何？”吴起曰：“楚庄王谋事而当，群臣莫能逮，朝退而有忧色。申公巫臣进曰：‘君朝有忧色，何也？’楚王曰：‘吾闻之，诸侯自择师者王，自择友者霸，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。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，且群臣莫能逮，吾国其几于亡矣，是以有忧色也。’庄王之所以忧，而君独有喜色，何也？”武侯逡巡而谢曰：“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，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。”

卫国逐献公，晋悼公谓师旷曰：“卫人出其君，不亦甚乎？”对曰：“或者，其君实甚也。夫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无使失性。良君将赏善而除民患，爱民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若地。民奉其君，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若雷霆。夫君，神之主也。而民之望也，天之爱民甚矣，岂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乎？必不然矣。若困民之性，乏神之祀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焉用之？不去为何？”公曰：“善。”

赵简子上羊肠之阪，群臣皆偏袒推车，而虎会独担戟行歌，不推车。简子曰：“寡人上阪，群臣皆推车，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，是会为人臣侮其主，为人臣侮其主，其罪何若？”虎会曰：“为人臣而侮其主者，死而又死。”简子曰：“何谓死而又死？”虎会曰：“身死，妻子又死，若是谓死而又死，君既已闻为人臣而侮其主之罪矣，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？”虎会对曰：“为人君而侮其臣者，智者不为谋，辩者不为使，勇者不为斗。智者不为谋，则社稷危；辩者不为使，则使不通；勇者不为斗，则边境侵。”简子曰：“善。”乃罢群臣不推车，为士大夫置酒，与群臣饮，以虎会为上客。

昔者，周舍事赵简子，立赵简子之门，三日三夜。简子使人出问之曰：“夫子将何以令我？”周舍曰：“愿为谏谏之臣，墨笔操牍，随君之后，司君之过而书之，日有记也，月有效也，岁有得也。”简子悦之，与处，居无几何而周舍死，简子厚葬之。三年之后，与大夫饮，酒酣，简子泣，诸大夫起而出曰：“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大夫反无罪。”

昔者，吾友周舍有言曰：‘百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’众人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谏谏。昔纣昏昏而亡，武王谔谔而昌。自周舍之死后，吾未尝闻吾过也，故人君不闻其非，及闻而不改者亡，吾国其几于亡矣，是以泣也。”魏文侯与士大夫坐，问曰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群臣皆曰：“君仁君也。”次至翟黄曰：“君非仁君也。”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君伐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长子。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。”文侯大怒，而逐翟黄，黄起而出。次至任座，文侯问曰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任座对曰：“君仁君也。”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其君仁，其臣直。向翟黄之言直，臣是以知君仁君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复召翟黄，拜为上卿。

中行寅将亡，乃召其太祝，而欲加罪焉。曰：“子为我祝，牺牲不肥泽

耶？且斋戒不敬耶？使吾国亡，何哉？”祝简对曰：“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车十乘，不忧其薄也，忧德义之不足也。今主君有革车百乘，不忧德义之薄也，唯患车之不足也。夫舟车饰则赋斂厚，赋斂厚则民怨诅矣。且君以为祝有益于国乎？则诅亦将为亡矣，一人祝之，一国诅之，一祝不胜万诅，国亡不亦宜乎？”中行子乃惭。

秦欲伐楚，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，楚王闻之，召令尹子西而问焉：“秦欲观楚之宝器，吾和氏之璧，随侯之珠，可以示诸？”令尹子西对曰：“臣不知也。”召昭奚恤问焉，昭奚恤对曰：“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，国之宝器，在于贤臣，夫珠宝玩好之物，非国所宝之重者。”王遂使昭奚恤应之。

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，陈于西门之内。为东面之坛一，为南面之坛四，为西面之坛一。

秦使者至，昭奚恤曰：“君客也，请就上位东面。”令尹子西南面，太宗子敖次之，叶公子高次之，司马子反次之，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，称曰：“客欲观楚国之宝器，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。理百姓，实仓廩，使民各得其所，令尹子西在此。秦圭璧，使诸侯，解忿悁之难，交两国之欢，使无兵革之忧，太宗子敖在此。守封疆，谨境界，不侵邻国，邻国亦不见侵，叶公子高在此。理师旅，整兵戎，以当强敌，提枹鼓，以动百万之师，所使皆趋汤火，蹈白刃，出万死，不顾一生之难，司马子反在此。若怀霸王之余议，摄治乱之遗风，昭奚恤在此，唯大国之所观。”秦使者惧然无以对，昭奚恤遂揖而去。秦使者反，言于秦君曰：“楚多贤臣，未可谋也。”遂不伐。诗云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斯之谓也。

晋平公欲伐齐，使范昭往观焉。景公赐之酒，酣，范昭曰：“愿诣君之樽酌。”公曰：“酌寡人之樽，进之于客。”范昭已饮，晏子曰：“彻樽更之，樽觶具矣。”范昭佯醉，不悦而起舞，请太师曰：“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？吾为子舞之。”太师曰：“冥臣不习。”范昭趋而出。

景公谓晏子曰：“晋大国也，使人来，将观吾政也。今子怒大国之使者，将奈何？”晏子曰：“夫范昭之为人，非陋而不识礼也，且欲试吾君臣，故绝之也。”景公谓太师曰：“子何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？”太师对曰：“夫成周之乐，天子之乐也，若调之，必人主舞之。今范昭人臣也，而欲舞天子之乐，臣故不为也。”范昭归以告平公曰：“齐未可伐也。”

臣欲试其君，而晏子识之；臣欲犯其礼，而太师知之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夫不出于樽俎之间，而知千里之外。”其晏子之谓也。可谓折冲矣，而太师其与焉。

晋平公畜西河，中流而叹曰：“嗟乎！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？”船人固桑进对曰：“君言过矣。夫剑产于越，珠产于江汉，玉产于昆山，此三宝者，皆无足而至，今君苟好士，则贤士至矣。”平公曰：“固桑，来。吾门下食客三千余人，朝食不足，暮收市租；暮食不足，朝收市租，吾尚可谓不好士乎？”固桑对曰：“今夫槛鹄高飞冲天，然其所恃者六翮耳。夫腹下之毳，背上之毛，增去一把，飞不为高下。不知君之食客，六翮耶？将腹背之毳也？”平公默默而不应焉。

楚威王问于宋玉曰：“先生其有遗行耶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？”宋玉对曰：“唯，然有之，愿大王宽其罪，使得毕其辞。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，其为阳陵采薇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阳春白雪，国中属而和者，数十人而已也；引商刻角，杂以流征，国中

属而和者，不过数人。是其曲弥高者，其和弥寡。故鸟有凤而鱼有鲸，凤鸟上击于九千里，绝畜云，负苍天，翱翔乎窈冥之上，夫粪田之鵒，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！鲸鱼朝发昆仑之墟，暴鬣于碣石，暮宿于孟诸，夫尺泽之鲋，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？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也，士亦有之。夫圣人之瑰意奇行，超然独处；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为哉！”晋平公闲居，师旷侍坐。平公曰：“子生无目眈，甚矣！子之墨墨也。”师旷对曰：“天下有五墨墨，而臣不得与一焉。”平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师旷曰：“群臣行赂，以采名誉，百姓侵冤，无所告诉，而君不悟，此一墨墨也。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下才处高，不肖临贤，而君不悟，此二墨墨也。奸臣欺轴，空虚府库，以其少才，覆塞其恶，贤人逐，奸邪贵，而君不悟，此三墨墨也。国贫民罢，上下不和，而好财用兵，嗜欲无厌，谄谀之人，容容在旁，而君不悟，此四墨墨也。至道不明，法令不行，吏民不正，百姓不安，而君不悟，此五墨墨也。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，未之有也。臣之墨墨，小墨墨耳！何害乎国家哉！”赵文子问于叔向曰：“晋六将军，庸先亡乎？”对曰：“其中行氏乎！”文子曰：“何故先亡？”对曰：“中行氏之为政也，以苛为察，以欺为明，以刻为忠，以计多为善，以聚斂为良。譬之其犹革者也，大则大矣，裂之道也，当先亡。”楚庄王既讨陈灵公之贼，杀夏征舒，得夏姬而悦之。将近之，申公巫臣谏曰：“此女乱陈国，败其群臣，嬖女不可近也。”庄王从之。令尹又欲取，申公巫臣谏，令尹从之。后襄尹取之，至恭王与晋战于鄢陵，楚兵败，襄尹死，其尸不反，数求晋，不与。夏姬请如晋求尸，楚方遣之，申公巫臣将使齐，私说夏姬与谋。及夏姬行，而申公巫臣废使命，随夏姬之晋。令尹将徙其族，言于王曰：“申公巫臣谏先王以无近夏姬，今身废使命，与夏姬逃之晋，是欺先王也，请徙其族。”王曰：“申公巫臣为先王谋则忠，自为谋则不忠，是厚于先王而自薄也，何罪于先王？”遂不徙。

杂事第二

昔者，唐虞崇举九贤，布之于位，而海内大康，要荒来宾，麟凤在郊。商汤用伊尹，而文武用太公闳夭，成王任周召，而海内大治，越裳重译，祥瑞并降，遂安千载。皆由任贤之功也。无贤臣，虽五帝三王，不能以兴。

齐桓公得管仲，有霸诸侯之荣；失管仲，而有危乱之辱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缪公用之而霸。楚不用伍子胥而破，吴阖庐用之而霸。夫差非不用子胥也，又杀之，而国卒以亡。

燕昭王用乐毅，推弱燕之兵，破强齐之讎，屠七十城，而惠王废乐毅，更代以骑劫，兵立破，亡七十城。此父用之，子不用，其事可见也。故阖庐用子胥以兴，夫差杀之而以亡；昭王用乐毅以胜，惠王逐之而败，此的的然若白黑。

秦不用叔孙通，项王不用陈平、韩信而皆灭，汉用之而大兴，此未远也。夫失贤者，其祸如此。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，然而国以乱亡者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或使贤者为之，与不贤者议之，使智者图之，与愚者谋之。不肖嫉贤，愚者嫉智，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，所以千载不合者也。或不肖用贤而

不能久也，或久而不能终也；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，其祸败难一二录也，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，愬不行，斯为明也。

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，谓魏王曰：“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”王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二人言，王信之乎？”曰：“寡人疑矣。”曰：“三人言，王信之乎？”曰：“寡人信之矣。”庞恭曰：“夫市之无虎明矣，三人言而成虎。今邯郸去魏远于市，议臣者过三人，愿王察之也。”魏王曰：“寡人知之矣。”及庞恭自邯郸反，谗口果至，遂不得见。

甘茂，下蔡人也。西入秦，数有功，至武王以为左丞相，樗里子为右丞相。樗里子及公孙子，皆秦诸公子也，其外家韩也，数攻韩。秦武王谓甘茂曰：“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，其道乎韩之宜阳。”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，以信道至周室。甘茂曰：“请约魏以伐韩。”令向寿辅行。甘茂既约魏，魏许，甘茂还至息壤，谓向寿曰：“子归言之王，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也。”向寿归以告王，王迎甘茂于息壤，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宜阳，大县也。名为县，其实郡也。今王倍数险，行千里攻之难。……”昔者，曾参之处，郑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，人告其母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织自若也。顷然一人又来告之，其母曰：“吾子不杀人。”有顷，一人又来告，其母投杼下机，踰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，与其母信之也，然三人疑之，其母惧焉。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也，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，疑臣者非特三人也，臣恐大王投杼也。

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，乐羊反而语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筐。乐羊再拜稽首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，主君之力也。”今臣羁旅也，樗里子，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，王必信之，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听也。”使伐宜阳，五月而宜阳未拔。樗里子，公孙子果争之，武王召甘茂，欲罢兵。甘茂曰：“息壤在彼。”王曰：“有之。”因悉起兵，使甘茂将击之，遂拔宜阳。及武王薨，昭王立，樗里子，公孙子谗之，甘茂遇罪，卒奔齐。故非至明，其庸能毋用谗乎？

楚王问群臣曰：“吾闻北方畏昭奚恤，亦诚何如？”江乙答曰：“虎求百兽食之，得一狐。狐曰：‘子毋敢食我也，天帝令我长百兽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帝命也，以我为不信，吾为子先行，子随我后，观百兽见我无不走。’虎以为然，随而行，兽见之皆走，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，以为畏狐也。今王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而专任之于昭奚恤也，北方非畏昭奚恤也，其实畏王之甲兵也，犹百兽之畏虎。”故人臣而见畏者，是见君之威也，君不用则威亡矣。

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，子贱辞去，因请借善书者二人，使书宥为教品；鲁君予之。至单父，使书，子贱从旁引其肘，书丑则怒之，欲好书则又引之，书者患之，请辞而去。归以告鲁君，鲁君曰：“子贱苦吾扰之。使不得施其善政也。”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，单父之化大治。故孔子曰：“君子哉子贱，鲁无君子者，斯安取斯？”美其德也。

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：“今日渔获，食之不尽，卖之不售，弃之又惜，故来献也。”左右曰：“鄙哉！辞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子不知渔者仁人也。盖闻困仓粟有余者，国有饿民；后宫多幽女者，下民多旷夫；余衍之蓄，聚于府库者，境内多贫困之民；皆失君人之道。故庖有肥鱼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饿色，是以亡国之君，藏于府库，寡人闻之久矣，未能行也。渔者知之，其以比喻寡人也，且今行之。”于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独，出仓粟，发币帛而振不

足，罢去后宫不御者，出以妻鰥夫。楚民欣然大悦，邻国归之。故渔者一献余鱼，而楚国赖之，可谓仁智矣。

昔者，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，宣王善之。邹忌曰：“夫琴所以象政也。”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。宣王大悦，与语三日，遂拜以为相。齐有稷下先生，喜议政事，邹忌既为齐相，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，皆轻忌，以谓设以辞，邹忌不能及。乃相与俱往见邹忌。

淳于髡之徒礼倨，邹忌之礼卑。淳于髡等曰：“狐白之裘，补之以弊羊皮，何如？”邹忌曰：“敬诺，请不敢杂贤以不肖。”淳于髡等曰：“方内而员釭，如何？”邹忌曰：“敬诺，请谨门内，不敢留宾客。”淳于髡等曰：“三人共牧一羊，羊不得食，人亦不得息，何如？”邹忌曰：“敬诺，减吏省员，使无扰民也。”淳于髡等三称，邹忌三知之如响应。淳于髡等辞屈而去。邹忌之礼倨，淳于髡等之礼卑。

故所以尚干将莫邪者，贵其立断也；所以贵骐驎者，为其立至也。必且历日旷久乎？丝耗犹能挈石，弩马亦能致远，是以聪明捷敏，人之美材也。子贡曰：“回也，闻一以知十。”美敏捷也。

昔者，燕相得罪于君，将出亡，召门下诸大夫曰：“有能从我出者乎？”三问，诸大夫莫对，燕相曰：“嘻！亦有士之不足养也。”大夫有进者曰：“亦有君之不能养士，安有士之不足养者？凶年饥岁，糟粕不厌，而君之犬马，有余谷粟；隆冬烈寒，士短褐不完，四體不蔽，而君之臺觀，帷錦繡，隨風飄飄而弊。财者，君之所轻；死者，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施君之所轻，而求得士之所重，不亦难乎？”燕相遂惭，遁逃不复敢见。

晋文公出猎，前驱曰：“前有大蛇，高如堤，阻道竟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闻之，诸侯梦恶则修德，大夫梦恶则修官，士梦恶则修身，如是而祸不至矣。今寡人有过，天以戒寡人。”还车而反。前驱曰：“臣闻之，喜者无赏，怒者无刑。今祸福已在前矣，不可变，何不逐驱之？”文公曰：“不然，夫神不胜道，而妖亦不胜德，祸福未发，犹可化也。”还车反，宿斋三日，请于庙曰：“孤少牺不肥，币不厚，罪一也。孤好弋猎，无度数，罪二也。

孤多赋斂，重刑罚，罪三也。请自今以来者，关市无征，泽梁无赋斂，赦罪人，旧田半税，新田不税。”行此令未半旬，守蛇吏梦天帝杀蛇曰：“何故当圣君道为，而罪当死。”发梦视蛇臭腐矣。谒之，文公曰：“然夫神果不胜道，而妖不胜德，奈何其无究理而任天也，应之以德而已。”梁君出猎，见白雁群，梁君下车，彀弓欲射之。道有行者，梁君谓行者止，行者不止，白雁群骇。梁君怒，欲射行者。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：“君止。”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：“袭不与其君，而顾与他人，何也？”公孙袭对曰：“昔齐景公之时，天大旱三年，卜之曰：‘必以人祠，乃雨。’景公下堂顿首曰：‘凡吾所以求雨者，为吾民也，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，寡人将自当之。’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，何也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。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，袭谓主君无异于虎狼。”梁君援其手与上车，归入庙门，呼万岁，曰：“幸哉！今日也他人猎，皆得禽兽，吾猎得善言而归。”武王胜殷，得二虜而问焉。曰：“而国有妖乎？”一虜答曰：“吾国有妖，昼见星而天雨血，比吾国之妖也。”一虜答曰：“此则妖也，虽然，非其大者也。吾国之妖，其大者子不听父，弟不听兄，君令不行，此妖之大者也。”晋文公出田逐兽，殪入大泽，迷不知所出，其中有渔者，文公谓曰：“我若君也，道安从出，我且厚赐若。”渔者曰：“臣愿有献。”公曰：“出泽而受之。”于是遂出泽。公

令曰：“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，何等也？愿受之。”渔者曰：“槛鹄保河海之中，厌而欲移徙之小泽，则必有丸纒之忧，鼃鼃保深渊，厌而出之浅渚，则必有罗网钓射之忧。今君逐兽，殒入至此。何行之太远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善哉！”谓从者记渔者名。渔者曰：“君何以名，为君尊天事地，敬社稷，固四国，慈爱万民，薄赋歛，轻租税者，臣亦与焉。君不敬社稷，不固四国，外失礼于诸侯，内逆民心，一国流亡，渔者虽得厚赐，不能保也。”遂辞不受。

曰：“君前归国；臣亦反吾渔所。”

晋文公逐麋而失之，问农夫老古曰：“吾麋何在？”老古以足指曰：“如是往。”公曰：“寡人问子，子以足指，何也？”老古振衣而起曰：“一不意人君如此也，虎豹之居也，厌闲而近人，故得；鱼鳖之居也，厌深而之浅，故得；诸侯之居也，厌众而远游，故亡其国。诗云：‘维鹄有巢，维鸠居之。’君放不归，人将君之。”于是文公恐，归遇栾武子。栾武子曰：“猎得兽乎？而有悦色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逐麋而失之，得善言，故有悦色。”栾武子曰：“其人安在乎？”曰：“吾未与来也。”栾武子曰：“居上位而不恤其下，骄也；缓令急诛，暴也；取人之善言而弃其身，盗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还载老古，与俱归。

扁鹊见齐桓侯，立有间，扁鹊曰：“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，将恐深。”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曰：“医之好利也，欲治不疾以为功。”居十日，扁鹊复见曰：“君之疾在肌肤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居十日，扁鹊复见曰：“君之疾在肠胃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居十日，扁鹊复见，望桓侯而还走。

桓侯使人问之，扁鹊曰：“疾在腠理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肌肤，针石之所及也；在胃肠，大剂之所及也；在骨髓，司命之所无奈何也；今在骨髓，臣是以无请也。”居五日，桓侯体痛，使人索扁鹊，扁鹊已逃之秦国。桓侯遂死，故良医之治疾也，攻之于腠理。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。夫事之祸福，亦有腠理之地。故圣人蚤从事矣。

庄辛谏楚襄王曰：“君王左州侯，右夏侯，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，淫衍侈靡而忘国政，郢其危矣。”王曰：“先生老欤？妄为楚国妖欤？”庄辛对曰：“臣非敢为楚妖，诚见之也。君王卒近此四子者，则楚必亡矣！辛请留于赵以观之。”于是不出十月，王果亡巫山江汉鄢郢之地。于是王乃使召庄辛至于赵。辛至，王曰：“嘻！先生来邪！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，为之奈何？”庄辛曰：“君用辛言则可，不用辛言又将甚乎！此庶人有称曰：‘亡羊而固牢未为迟，见兔而呼狗未为晚。’汤武以百里王，桀纣以天下亡，今楚虽小，绝长继短，以千里数，岂特百里哉！且君王独不见夫青蛉乎？六足四翼，蜚翔乎天地之间，求蚊虻而食之，时甘露而饮之，自以为无患，与民无争也。不知五尺之童子，胶丝竿，加之乎四仞之上，而下为虫蛾食已。”

青蛉犹其小者也，夫爵俛啄白粒，仰栖茂树，鼓其翼，奋其身，自以为无患，与民无争也。不知公子王孙，左把弹，右摄丸，定操持，审参连，故昼游乎茂树，夕和乎酸咸。爵犹其小者也，槛鹄嬉游乎江汉，息留乎大沼，俛啄鳊鲤，仰奋陵衡，修其六翮，而陵清风，庶摇高翔，一举千里，自以为无患，与民无争也。不知弋者选其弓弩，修其防翳，加纒缴其颈，投乎百仞之上，引纤缴，扬微波，折清风而殒，故朝游乎江河，而暮调乎鼎俎，槛鹄犹其小者也，蔡侯之事故是也。蔡侯南游乎高陵，北经乎巫山，逐麋鹿，潢溪子随，时鸟嬉游乎高蔡之囿，溢满无涯，不以国家为事，不知子发受令

宣王，厄以淮水，填以巫山，庚子之朝，纓以朱丝，臣而奏之乎宣王也。蔡侯之事犹其小者也，今君王之事，遂以左州侯，右夏侯，从新安君与寿陵君，淫衍侈靡，康乐游娱，驰骋乎云梦之中，不以天下与国家为事，不知穰侯方与秦王谋，寘之以龟厄之内，而投之乎龟塞之外。”襄王大惧，形体掉栗曰：“谨受令。”乃封庄辛为成陵君，而用计焉。与举淮北之地十二诸侯。

魏文侯出游，见路人反裘而负刍。文侯曰：“胡为反裘而负刍。”对曰：“臣爱其毛。”文侯曰：“若不知其里尽，而毛无所恃耶？”明年，东阳上计钱布十倍，大夫毕贺。

文侯曰：“此非所以贺我也。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，将爱其毛，不知其里尽，毛无所恃也。今吾田不加广，士民不加众，而钱十倍，必取之士大夫也。吾闻之下不安者，上不可居也，此非所以贺我也。”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：“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。”孙叔敖曰：“国之有是，众非之所恶也。臣恐王之不能定也。”王曰：“不定独在君乎？亦在臣乎？”孙叔敖曰：“国君骄士曰：‘士非我无道富贵。’士骄君曰：‘国非士无道安强。’人君或失国而不悟，士或至饥寒而不进，君臣不合，国是无道定矣。夏桀殷纣，不定国是，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，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，故致亡而不知。”庄王曰：“善哉！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，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！”楚庄王莅政三年，不治，而好隐戏。社稷危，国将亡，士庆问左右群臣曰：“王莅政三年，不治，而好隐戏，社稷危，国将亡，胡不入谏？”左右曰：“子其入矣。”士庆入再拜而进曰：“隐有大鸟，来止南山之阳，三年不蜚不鸣，不审其故何也？”王曰：“子其去矣，寡人知之矣。”士庆曰：“臣言亦死，不言亦死，愿闻其说。”王曰：“此鸟不蜚，以长羽翼；不鸣，以观群臣之愿，是鸟虽不蜚，蜚必冲天；虽不鸣，鸣必惊人。”士庆稽首曰：“所愿闻已。”王大悦士庆之问，而拜之以为令尹，授之相印。士庆喜，出门顾左右笑曰：“吾王成王也。”中庶子闻之，跪而泣曰：“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，前为豪矢，而后为藩蔽。王赐士庆相印而不赐臣，臣死将有日矣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居泥涂中，子所与寡人言者，内不及国家，外不及诸侯。如子者，可富而不可贵也。”于是乃出其国宝璧玉以赐之。

曰：“忠信者，士之行也；言语者，士之道路也。道路不修，士无所行矣。”

靖郭君欲城薛；而客人多以谏，君告谒者，无为客通事。于是有一齐人曰：“臣愿一言，过一言，臣请烹。”谒者客。客曰：“海大鱼。”因返走。靖郭君曰：“请少进。”客曰：“否。臣不敢以死戏。”靖郭君曰：“嘻！寡人毋得已，试复道之。”客曰：“君独不闻海大鱼乎？网弗能止，缴不能牵，矐而失水，陆居则蝼蚁得意焉。且夫齐，亦君之水也，君已有齐，奚以薛为？君若无齐，城薛犹且无益也。”靖郭君大悦，罢民弗城薛也。

齐有妇人，极丑无双，号曰：“无女”。其为人也，白头深目，长壮大节，昂鼻结喉，肥项少发，折腰出胸，皮肤若漆。行年三十，无所容人，衒嫁不售，流弃莫执，于是乃拂拭短褐，自诣宣王，愿一见，谓谒者曰：“妾，齐之不售女也，闲君王之圣德，愿备后宫之扫除，顿首司马门外，唯王幸许之。”谒者以闻，宣王方置酒于渐台，左右闻之，莫不揜口而大笑。曰：“此天下强颜女子也。”于是宣王乃召见之，谓曰：“昔先王为寡人取妃匹，皆已备有列位矣。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呕吟感伤，扬睽楚之遗风。今夫人不容乡里布衣，而欲干万乘之王，亦有奇能乎？”无女对曰：“无有。直窃慕大

王之美义耳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何喜。”良久曰：“窃尝喜隐。”王曰：“隐固寡人之所愿也，试一行之。”言未卒，忽然不见矣。宣王大惊，立发隐书而读之，退而惟之，又不能明。明日，复更召而问之，又不以隐对，但扬目衔齿，举手拊肘曰：“殆哉！殆哉！”如此者四。宣王曰：“愿遂闻命。”

无女曰：“今大王之君国也，西有衡秦之患，南有强楚之讎，外有二国之难，内聚奸臣，众人不附。春秋四十，壮男不立，不矜众子，而矜众妇，尊所好而忽所恃，一旦山陵崩弛，社稷不定，此一殆也。渐台五重，黄金白玉，琅玕龙疏，蓑蓑珠玑，莫落连饰，万民罢极，此二殆也。贤者伏匿于山林，谄谀强于左右，邪伪立于本朝，谏者不得通入，此三殆也。酒浆沉琨，以夜续朝，女乐俳优，从横大笑，外不修诸侯之礼，内不秉国家之治，此四殆也。故曰：‘殆哉！殆哉！’”于是宣王掩然无声，意入黄泉，忽然而昂，喟然而叹曰：“痛乎无君之言，吾今乃一闻寡人之殆，寡人之殆几不全。”于是立停渐台，罢女乐，退谄谀，去雕琢，选兵马，实府库，四辟公门，招进直言，延及侧陋，择吉日，立太子，进慈母，显隐女，拜无君为王后，而国大安者，丑女之力也。

杂事第三

梁惠王谓孟子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”孟子曰：“王诚好色，于王何有？”王曰：“若之何？好色可以王？”孟子曰：“大王好色。诗曰：‘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来相宇。’大王爱厥妃，出入必与之偕。当是时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王若好色，与百姓同之，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孟子曰：“王若好勇，于王何有？”王曰：“若之何？好勇可以王？”孟子曰：“诗曰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必按徂旅，以笃周佑，以对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，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，而安天下之民，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。王曰：“请问兵要？”临武君对曰：“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孙卿曰：“不然。臣之所闻，古之道，凡战，用兵之术，在于一民，弓矢不调，羿不能以中征，六马不和，造父不能以御远；士民不亲附，汤武不能以胜。故善兵者，务在于善附民而已。”

临武君曰：“不然，夫兵之所贵者，势利也；所上者，变轴攻夺也。善用之者，奄忽焉莫知所从出，孙吴用之，无敌于天下。由此观之，岂必待附民哉！”孙卿曰：“不然，臣之所言者，王者之兵，君人之事也。君之所言者，势利也；所上者，变轴攻夺也。仁人之兵不可轴也，彼可轴者，怠慢者也，落单者也。君臣上下之间，涣然有离德者也。若以桀轴桀，犹有幸焉，若以桀轴尧，譬之若以卵投石，若以指绕沸，若羽蹈烈火，入则焦没耳，夫又何可轴也。故仁人之兵，铤则若莫邪之利刃，婴之者断，锐则若莫邪之利锋，当之者溃。圆居而方止，若盘石然，触之者隳种而退耳。夫又何可轴也？”

故仁人之兵，或将三军同力，上下一心，臣之于君也，下之于上也，

若子之事父也，若弟之事兄也，若手足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。轴而袭之，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，夫又何可轴也？且夫暴乱之君，将谁与至哉？彼其所与至者，必其民也，民之亲我，驩然如父母，好我芳如椒兰，反顾其上，如灼黥，如仇讎。人之情，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，而贼其所好者哉！是指使人之孙子，而贼其父母也。诗曰：‘武王载旆，有虔秉钺，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曷。’此之谓也。”孝成王临武君曰：“善。”

昔者，秦魏为与国，齐楚约而欲攻魏，魏使人求救于秦，冠盖相望，秦救不出。魏人有唐且者，年九十余，谓魏王曰：“老臣请西说秦，令兵先臣出，可乎？”魏王曰：“敬诺。”遂约车而遣之。且见秦王。秦王曰：“丈人罔然乃远至此，甚苦矣。魏来求数矣，寡人知魏之急矣。”唐且答曰：“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，是大王筹策之臣失之也。且夫魏一万乘之国也。称东藩，受冠带，祠春秋者，为秦之强，足以为与也。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，大王之救不至，魏急则割地而约齐楚，王虽欲救之，岂有及哉？是亡一万乘之魏，而强二敌之齐楚也。窃以为大王筹策之臣失之矣。”秦王惧然而悟，遽发兵救之，驰揜而往，齐楚闻之，引兵而去，魏氏复故。唐且一说，定强秦之策，解魏国之患，散齐楚之兵，一举而折冲消难，辞之功也。孔子曰：“言语宰我、子贡。”故诗曰：“辞之集矣，民之洽矣；辞之悻矣，民之莫矣。”唐且有辞，魏国赖之，故不可以已。

燕易王时，国大乱，齐闵王兴师伐燕，屠燕国，载其宝器而归。易王死，及燕国复，太子立为燕王，是为燕昭王。昭王贤，即位卑身厚币，以招贤者。谓郭隗曰：“齐因孤国之乱，而袭破燕、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，然得贤士与共国，以雪先王之丑，孤之愿也。

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。”隗曰：“臣闻古人之君，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三年不能得，马已死，买其骨五百金，反以报君。君大怒曰：‘所求者生马，安用死马捐五百金。’涓人对曰：‘死马且市之五百金，况生马乎？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，马今至矣。’于是不期年，千里马至者二。今王诚欲必致士，请从隗始。隗且见事，况贤于隗者乎？岂远千里马哉？”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走燕。燕王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富，士卒乐轶轻战。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。乐毅之策，得贤之功也。

乐毅为昭王谋，必待诸侯兵，齐乃可伐也。于是乃使乐毅使诸侯，遂合连四国之兵以伐齐，大破之。闵王亡逃，仅以身脱，匿莒，乐毅追之，遂屠七十余城，临淄尽降，唯莒即墨未下，尽复收燕宝器而归，复易王之辱。乐毅谢罢诸侯之兵，而独围莒即墨，时田单为即墨令，患乐毅善用兵，田单不能轴也，欲去之，昭王又贤，不肯听谗。会昭王死，惠王立，田单使人谗之惠王，惠王使骑劫代乐毅，乐毅之赵不归。燕骑劫既为将军，田单大喜，设轴大破燕军，杀骑劫，尽复收七十余城。是时齐闵公已死，田单得太子于莒，立为齐襄王。而燕惠王大惭、自悔易乐毅，以致此祸。

惠王乃使人遗乐毅书曰：“寡人不佞，不能奉顺君志，故君捐国而去，寡人不肖明矣，敢谒其愿而君弗肯听也，故使使者陈愚志，君诚谕之。语曰：‘仁不轻绝，智不轻怨。’君于先王，世之所明知也，寡人望有非，则君覆盖之，不虞君明弃之也；望有过则君教诲之，不虞君明罪之也，寡人之罪，百姓弗闻，君微出明怨，以弃寡人，寡人必有罪矣，然怨君之未尽厚矣。语曰：‘厚者不捐人以自益，仁者不危躯以要名。’故覆人之邪者，厚之行也，

救人之过者，仁之道也。世有复寡人之邪，救寡人之过，非君恶所望之。今君厚受德于先王之成尊，轻弃寡人以快心，则覆邪救过，难得于君矣。且世有厚薄，故施异；行有得失，故患同。今寡人任不肖之罪，而君有失厚之累，于为君择无所取。国有封疆，犹家之有垣墙，所以合好覆恶也。室不能相和，出讼邻家、未为通计也。怨恶未见而明弃之，未为尽厚也。

寡人虽不肖，未如殷纣之乱也；君虽未得志，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。然不内尽寡人，明怨于外，恐其适足以伤高义而薄于行也。非然，苟可以成君之高，明君之义，寡人虽恶名，不难受也。本以明寡人之薄，而君不得厚；扬寡人之毁，而君不得荣，是一举而两失也。义者不毁人以自益，况伤人以自捐乎？愿君无以寡人之不肖，累往事之美。昔者，柳下季为理于鲁，三绌而不去，或曰可以去矣。柳下季曰：‘苟与人异，恶往而不绌乎？犹且绌也，宁故国耳。’柳下季不以绌自累，故自业不忘，不以去为心，故远近无议，寡人之罪，国人不知，而议寡人者遍天下，谚曰：‘仁不轻绝，知不简功。’简功弃大者，仇也；轻绝厚利者，怨也。仇而弃之，怨而累之，宜在远者，不望之乎君。今寡人无罪，君岂怨之乎？愿君捐忿和怒，追顺先王，以复教寡人，寡人意君之曰：“呈将快心以成而过，不顾先王以明而恶。”使寡人进不得循初，退不得变过，此君所制，唯君图之。此寡人之愚志，敬以尽谒之。”

乐毅使人献书燕王曰：“臣不肖，不能奉承王命，以顺左右之心，恐抵斧钺之罪，以伤先王之明，有害足下之义，故遁逃自负，以不肖之罪，而不敢有辞说。今王数之以罪，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，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，故不敢不以书对。臣闻贤圣之君，不以禄私亲，功多者授之；不以官随爱，能当者处之。故曰：‘察能而授官者，成功之君也；论行而结交者，立名之士也。’臣以所学，观先王举措，有高世主之心，故假节于魏，以身得察于燕，先王过举，擢之宾客之中，立之群臣之上，不谋父兄，以为亚卿，臣自以为奉令承教，可幸无罪，故受命不辞。先王命臣曰：‘我有积怨深怒于齐，不量轻重，欲以齐为事。’臣对曰：‘夫齐者霸王之余业，战胜之遗事，闲于兵革，习于战攻，王若欲攻之，必与天下图之，图之莫若往结赵，且淮北宋地，楚、魏之愿也。赵若许，约楚、魏尽力，四国攻之，齐可大破也。’先王曰：‘善。’臣乃受命具符节南使赵，顾反，起兵攻齐。以天下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，随先王而举之，齐上之兵，受命而胜之，轻卒锐兵，长驱至齐，齐王遁逃走莒，仅以身免，珠玉货宝，车甲珍器，皆收入燕。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返于历室，齐器设于宁台，蓟丘之植，植于汶篁。五伯以来，功业之盛，未有及先王者。先王以为快其志，以臣不捐令，故裂地而封臣，使比小国诸侯。臣闻贤圣之君，功立不废，故着于春秋；蚤知之士；名成而不毁，故称于后世。若先王之报怨雪丑，夷万乘之齐，收八百年之积，及其弃群臣之日，余令诏后嗣之义法，执政任事，循法令，顺庶孽，施及萌隶，皆可以教后世。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，吴为远迹至郢，夫差不是也，赐之鸱夷，沈之江，故夫差不计先论之可以立功也，沈子胥而不悔，子胥不蚤见王之不同量也，故入江而不化。夫免身而全动，以明先王之迹，臣之上计也；离亏辱之诽，堕先王之明，臣之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幸为利，义之所不敢出也。臣闻君子绝交无恶言，去臣无恶声。臣虽不肖，数奉教于君子，臣恐侍御者亲交之说，不察疏远之行，故敢以书谢。”

齐人邹阳客游于梁，人或谗之于孝王，孝王怒，系而将欲杀之。邹阳

客游，见谗自冤，乃从狱中上书，其辞曰：“臣闻忠无不报，信不见疑。臣常以为然，徒虚言尔。昔者，荆轲慕燕丹之义，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；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计，太白蚀昴，昭王疑之。夫精变天地，而信不渝两主，岂不哀哉？今臣尽忠竭诚，毕义愿知，左右不明，卒从吏讯，为世所疑，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，而燕秦不悟也，愿大王熟察之。昔者，玉人献宝，楚王诛之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极刑。是以箕子狂佯，接舆避世，恐遭此变也。愿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，而后楚王胡亥之听，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叹。

臣闻比干剖心，子胥鸱夷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，愿大王熟察之，少加怜焉。谚曰：‘有白头而新，倾盖而故。’何则？知与不知也。昔者，樊于期逃秦之燕，籍荆轲首以奉丹之事；王奢去齐之魏，临城自刭，以却齐而存魏。王奢樊于期，非新于齐秦，而故于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国，死两君者，行合于志，而慕义无穷也。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，为燕尾生，白圭战亡六城，为魏取中山，何则？诚有以相知也。苏秦相燕，燕人恶之于燕王，燕王按剑而怒，食之以馐馐；白圭显于中山，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。何则？两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岂移于畜辞哉！

故女无美恶，居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，入朝见嫉。昔司马喜膺于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拉胁折齿于魏，卒为应侯。此二人者，皆信必然之画，捐朋党之私，挟孤独之交，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屠狄蹈流之河，徐衍负石入海，不容于世，义不苟取，比周于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，缪公委之以政，宁戚饭牛车下，而桓公任之以国。此二人者，岂借官于朝，假誉于左右，然后二主用之哉！感于心，合于行，坚于胶漆，昆弟不能离，岂惑于众口哉！

故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，宋信子冉之计逐墨翟。夫以孔墨之辩，而不能自免于谄谀，而二国以危。何则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是以秦用戎人由呈而霸中国，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，此二国岂拘于俗，牵于世，系奇偏之辞哉！公听共观，垂名当世，故意合，则胡越为兄弟，由呈子臧是也；不合，则骨肉为仇讎，朱象、管蔡是也。今人主如能用齐秦之明，后宋鲁之听，则五伯不足侔，三王易为比也。是以圣王觉悟，捐子之心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，封比干之后，修孕妇之墓，故功业覆于天下。何则？欲善无厌也。

夫晋文公亲其讎，而强霸诸侯；齐桓公用其仇，而一匡天下，何则？慈仁殷勤，诚加于心，不可以虚辞借也。

至夫秦用商鞅之法，东弱韩魏，立强天下，而卒车裂商君；越用大夫种之谋，擒劲吴，霸中国，卒诛其身，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；于陵仲子辞三公，为人灌园。今世主诚能去骄傲之心，怀可报之意，披心腹，见情素，隳肝胆，施德厚，终与之穷通，无爱于士，则桀之狗，可使吠尧；跖之客，可使刺由。况因万乘之权，假圣王之资乎？然则荆轲之沈七族，要离燔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！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以闇投入于道路，众无不按剑相眄者，何则？无因至前也。幡木根柢，轮囷离奇，而为万乘器者，以左右先为之容也。故无因而至前，虽出随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只足以结怨而不见德。故有人先游，则以枯木朽株，树功而不忘，今使天下布衣穷居之士，身在贫贱，虽蒙尧舜之术，挟伊管之辩，素无根柢之容，而欲竭精神，开忠信，辅人主之治，则人主必袞按剑相眄之迹矣，是使布衣不得当枯木朽株之资也。

是以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钧之丘，能不牵乎卑乱之言，不惑乎众

多之口，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，以信荆轲之说，故匕首窃发。周文王校猎泾渭，载吕尚而归，以王天下。

秦信左右而弑，周用乌集而王。何则？以其能越牵拘之语，驰域外之议，独观于昭旷之道也。今人主沈于谄谀之辞，牵于帷墙之制，使不羁之士，与牛骥同皁，此鲍焦之所以忿于世，而不留于富贵之乐也。臣闻盛饰以朝者，不以私行义；砥砺名号者，不以利伤行。故里名胜母，而曾子不入；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今使天下寥廓之士，笼于威重之权，胁于势位之贵，回面污行，以事谄谀之人，求亲近于左右，则士有伏死崛穴岩藪之中耳，安有尽精神而趋阙下者哉！”书奏孝王，孝王立出之，卒为上客。

杂事第四

管仲言齐桓公曰：“夫垦田勠邑，辟田殖谷，尽地之利，则臣不若宁戚，请置以为田官。登降揖让，进退闲习，则臣不若隰朋，请置以为大行。蚤入晏出，犯君颜色，进谏必忠，不重富贵，不避死亡，则臣不若东郭牙，请置以为谏臣。决狱折中，不诬无罪，不杀无辜，则臣不若弦宁，请置以为大理。平原广囿，车不结轨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军之士，视死若归，则臣不若王子成甫，请署以为大司马。君如欲治国强兵，则此五子者足矣，如欲霸王，则夷吾在此。”夫管仲能知人，桓公能任贤，所以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车，管仲之功也。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桓公其似之矣。

有司请事于齐桓公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有司又请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若是者三。在侧者曰：“一则告仲父，二则告仲父，易哉为君。”桓公曰：“吾未得仲父则难，已得仲父，曷为其不易也。”故王者劳于求人，佚于得贤。舜举众贤在位，垂衣裳，恭己无为，而天下治。汤文用伊、吕，成王用周、邵，而刑措不用，兵偃而不动，用众贤也。桓公用管仲则小也，故至于霸，而不能以王。故孔子曰：“小哉，管仲之器。”盖善其遇桓公，惜其不能以王也。至明主则不然，所用大矣。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

公季成谓魏文侯曰：“田子方虽贤人，然而非有土之君也，君常与之齐礼，假有贤于子方者；君又何以加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如子方者，非成所得议也。子方，仁人也。仁人也者，国之宝也；智士也者，国之器也；博通士也者，国之尊也，故国有仁人，则群臣不争，国有智士，则无四邻诸侯之患，国有博通之士，则入主尊固，非成之所议也。”公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。

魏文侯弟曰季成，友曰翟黄，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，以问李克。克对曰：“君若置相，则问乐商与王孙苟庸贤？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以王孙苟庸为不肖，翟黄进之；乐商为贤，季成进之，故相季成。故知人则哲，进贤受上赏，季成以知贤，故文侯以为相。季成，翟黄，皆近臣亲属也，以所进者贤别之，故李克之言是也。

孟尝君问于白圭曰：“魏文侯名过于桓公，而功不及五伯，何也？”白圭对曰：“魏文侯师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过于桓公也。卜相则曰：‘成与黄庸可？’此功之所以不及王伯也。以私爱妨公举，在取

者不堪其事，故功废，然而名号显荣者，三士翊之也，如相三士，则王功成，岂特霸哉！”晋平公问于叔尚曰：“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识其君之力乎？其臣之力乎？”叔尚对曰：“管仲善制割，隰朋善削缝，宾胥无善纯缘，桓公知衣而已。亦其臣之力也。”师旷侍曰：“臣请譬之以五味，管仲善断割之，隰朋善煎熬之，宾胥无善齐和之。羹以熟矣，奉而进之，而君不食，谁能强之，亦君之力也。”昔者，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，鲁大夫曹刿谓庄公曰：“齐之侵鲁，至于城下，城坏压境，君不图与？”庄公曰：“嘻！寡人之生不若死。”曹刿曰：“然，则君请当其君，臣请留其臣。”及会，两君就坛，两相相揖，曹刿手剑拔刀而进，迫桓公于坛上曰：“城坏压境，君不图与？”管仲曰：“然，则君何求？”曹刿曰：“愿请汶阳田。”管仲谓桓公曰：“君其许之。”桓公许之，曹刿请盟，桓公遂与之盟。已盟，标剑而去。左右曰：“要盟可倍，曹刿可讎，请倍盟而讨曹刿。”管仲曰：“要盟可负，而君不负；曹刿可讎，而君不讎，着信天下矣。”遂不倍。天下诸侯，翕然而归之，为鄆之会，幽之盟，诸侯莫不至焉。

为阳谷之会，贯泽之盟，远国皆来，南伐强楚，以致菁茅之贯；北伐山戎，为燕开路，三存亡国，一继绝世，尊事周室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功次三王，为五伯长，本信起乎柯之盟也。

晋文公伐原，与大夫期五日，五日而原不降，文公令去之。军吏曰：“原不过三日，将降矣，君不待之？”君曰：“得原失信，吾不为也。”原人闻之曰：“有君义若此，不可不降也。”遂降，温人闻之，亦请降。故曰：“伐原而温降。”此之谓也。于是诸侯归之，遂侵曹伐卫，为践土之会，温之盟后南破强楚，尊事周室，遂成霸功，上次齐桓，本信由伐原也。

昔者，赵之中牟叛，赵襄子率师伐之，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堵，襄子击金而退。士军吏曰：“君诛中牟之罪，而城自坏，是天助也，君曷为去之？”襄子曰：“吾闻之于叔尚曰：‘君子不乘人于利，不迫人于险。’使之城而后攻。”中牟闻其义，乃请降。诗曰：“王犹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”此之谓也。襄子遂灭知氏，并代为天下强，本由伐中牟也。

楚庄王伐郑，克之。郑伯肉袒，左执茅旌，右执鸾刀，以迎庄王。曰：“寡人无良边陲之臣，以干天下之祸。是以使君王昧焉，辱到弊邑，君如怜此丧人，锡之不毛之地，唯君王之命。”庄王曰：“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，是以使寡人得见君王之玉面也，而微至于此！”庄王亲自手旌，左右麾军，还舍七里。将军子重进谏曰：“夫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，诸大夫死者数人，斯役死者数百人，今克而不有，无乃失民力乎？”庄王曰：“吾闻之，古者孟不穿，皮不蠹，不出四方，以是君子重礼而贱利也，要其人不要其土，人告徙而不赦，不祥也，吾以不祥立乎天下，菑之及吾身，何日之有矣。”既而晋人之救郑者至，请战，庄王许之，将军子重进谏曰：“晋，强国也，道近力新，楚师疲势，君请勿许。”庄王曰：“不可。强者我避之，弱者我威之，是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也。”遂还师以逐晋寇，庄王援枹而鼓之，晋师大败，晋人来渡河而南，及败，奔走欲渡而北，卒争舟，而以刃击引，舟中之指可掬也，庄王曰：“嘻，吾两君之不能相也，百姓何罪。”乃退师，以轶晋寇。诗曰：“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。”庄王之谓也。

晋人伐楚，三舍不止。大夫曰：“请击之。”庄王曰：“先君之时，晋不伐楚，及孤之身，而晋伐楚，是寡人之过也。如何其辱诸大夫也？”大夫曰：“先君之时，晋不伐楚，及臣之身，而晋伐楚，是臣之罪也。请击之。”庄

王俛泣而起，拜诸大夫。晋人闻之曰：“君臣争以过为在己，且君下其臣犹如此，所谓上下一心，三军同力，未可攻也。”乃夜还师。

孔子闻之曰：“楚庄王霸其有方矣。下士以一言而敌还，以安社稷，其霸不亦宜乎？”诗曰：“柔远能迩，以定我王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晋文公将伐邲，赵衰言所以胜邲，文公用之而胜邲，将赏赵衰。赵衰曰：“君将赏其末乎？赏其本乎？赏其末则骑乘者存；赏其本则臣闻之郤虎。”公召郤虎曰：“衰言所以胜邲，遂胜，将赏之。曰：‘盖闻之子，子当赏郤虎。’”对曰：“言之易，行之难，臣言之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子无辞。”郤虎不敢固辞，乃受赏。

梁大夫有宋就者，尝为边县令，与楚邻界。梁之边亭，与楚之边亭，皆种瓜，各有数。

梁之边亭人，劬力数灌其瓜，瓜美。楚人窳而稀灌其瓜，瓜恶。楚令因以梁瓜之美，怒其亭瓜之恶也。楚亭人心恶梁亭之贤己，因往夜窃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觉之，因请其尉，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，尉以请宋就。就曰：“恶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，人恶亦恶，何偏之甚也。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，勿令知也。”于是梁亭乃每暮夜窃灌楚亭之瓜，楚亭旦而行瓜，则又皆以灌矣，瓜日以美，楚亭怪而察之，则乃梁亭之为也。楚令闻之大悦，因具以闻楚王，楚王闻之，惄然愧以意自闷也，告吏曰：“微搔瓜者，得无有他罪乎？此梁之阴让也。”乃谢以重币，而请交于梁王，楚王时则称说，梁王以为信，故梁楚之欢，由宋就始。语曰：“转败而为功，因祸而为福。”老子曰：“报怨以德。”此之谓也。夫人既不善，胡足效哉！

梁尝有疑狱，群臣半以为当罪，半以为无罪，虽梁王亦疑。梁王曰：“陶之朱公，以布衣富侔国，是必有奇智。”乃召朱公而问曰：“梁有疑狱，狱吏半以为罪，半以为不当罪，虽寡人亦疑，吾子决是奈何？”朱公曰：“臣鄙民也，不知当狱，虽然，臣之家有二白璧，其色相如也，其径相如也，其泽相如也。然其价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。”王曰：“径上色泽相如也，一者千金、一者五百金，何也？”朱公曰：“侧而视之，一者厚倍，是以千金。”梁王曰：“善。”故狱疑则从去，赏疑则从与，梁国大悦。由此观之，墙薄则前坏，缙薄则前裂，器薄则前毁，酒薄则前酸。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，殆未有也。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，宜厚之而可耳。

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，因遂吞之，腹有疾而不能食。令尹入问曰：“王安得此疾也？”王曰：“我食寒菹而得蛭，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？是法废而威不立也，非所以使国闻也；谴而行其诛乎？则庖宰食监法皆当死，心又不忍也，故吾恐蛭之见也，因遂吞之？”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：“臣闻大道无亲，惟德是辅。君有仁德，天之所奉也，病不为伤。”是夕也，惠王之后蛭出，故其久病心腹之积皆愈，天之视听，不可不察也。
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议执政之善否？然明谓子产曰：“何不毁乡校？”子产曰：“胡为？夫人朝夕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将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将改之。是吾师也，如之何毁之？吾闻为国忠信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譬之若防川也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能救也，不如小决之，使导吾闻而药之也。”然明曰：“蔑也，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。小人实不材，若果行，此其郑国实赖之，岂惟二三臣。”仲尼闻是语也，曰：“以是观人，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桓公与管仲，鲍叔，宁戚饮酒。桓公谓鲍叔：“姑

为寡人祝乎？”鲍叔奉酒而起曰：“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，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，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。”桓公避席再拜曰：“寡人与二大夫，皆无忘夫子之言，齐之社稷，必不废矣。”此言常思困隘之时，必不骄矣。

，见麦丘邑人，问之：“子何为也？”对曰：“麦丘邑人也。”公曰：“年几何？”对曰：“八十有三矣。”公曰：“美哉寿乎！子其以子寿祝寡人。”麦丘邑人曰：“祝主君，使主君万寿，金玉是贱，人为宝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哉！至德不孤，善言必再，吾子其复之。”麦丘邑人曰：“祝主君，使主君无羞学，无下问，贤者在傍，谏者得人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哉！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，吾子其复之。”麦丘邑人曰：“祝主君，使主君无得罪群臣百姓。”桓公拂然作色曰：“吾闻之，子得罪于父，臣得罪于君，未尝闻君得罪于臣者也，此一言者，非夫二言者之匹也，子更之。”麦丘邑人坐拜而起曰：“此一言者，夫二言之长也，子得罪于父，可以因姑 叔父而解之，父能赦之。臣得罪于君，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，君能赦之。昔桀得罪于汤，纣得罪于武王，此则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。莫为谢，至今不赦。”公曰：“善，赖国家之福，社稷之灵，使寡人得吾子于此。”扶而载之，自御以归，礼之于朝，封之以麦丘，而断政焉。

哀公问孔子曰：“寡人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寡人未尝知哀也，未尝知忧也，未尝知劳也，未尝知惧也，未尝知危也。”孔子辟席曰：“吾君之问，乃圣君之问也，丘小人也，何足以言之？”哀公曰：“否。吾子就席，微吾子，无所闻之矣。”孔子就席曰：“君入庙门，升自阼阶，仰见榱栋，俯见几筵，其器存，其人亡，君以此思哀，则哀将安不至矣？君昧爽而栉冠，平旦而听朝，一物不应，乱之端也，君以此思忧，则忧将安不至矣？君平旦而听朝，日昃而退，诸侯之子孙，必有在君之门廷者，君以此思劳，则劳将安不至矣？君出鲁之四门，以望鲁之四郊，亡国之墟，列必有数矣，君以此思惧，则惧将安不至矣？丘闻之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，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将安不至矣。”

夫执国之柄，履民之上，慎乎如腐索御奔马。易曰：‘履虎尾。’诗曰：‘如履薄冰。’不亦危乎？”哀公再拜曰：“寡人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昔者，齐桓公出游于野，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。问于野人曰：“是为何墟？”野人曰：“是为郭氏之墟。”桓公曰：“郭氏者曷为墟？”野人曰：“郭氏者善善而恶恶。”桓公曰：“善善而恶恶，人之善行也，其所以为墟者，何也？”野人曰：“善善而不能行，恶恶而不能去，是以为墟也。”桓公归，以语管仲，管仲曰：“其人为谁？”桓公曰：“不知也。”管仲曰：“君亦一郭氏也。”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。

晋文公田于虢，遇一老夫而问曰：“虢之为虢久矣，子处此故矣，虢亡其有说乎？”对曰：“虢君断则不能，谏则无与也。不能断又不能用人，此虢之所以亡。”文公以辍田而归，遇赵衰而告之。赵衰曰：“今其人安在？”君曰：“吾不与之来也。”赵衰曰：“古之君子，听其言而用其人，今之君子，听其言而弃其身，哀哉！晋国之忧也。”文公乃召赏之，于是晋国乐纳善言，文公卒以霸。

晋平公过九原而叹曰：“嗟呼！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，若使死者起也，吾将谁与归乎？”叔向对曰：“与赵武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子党于子之师也。”对曰：“臣听言赵武之为人也，立若不胜衣，言若不出口，然其身举士于

白屋下者四十六人，皆得其意，而公家甚赖之。及文子之死也，四十六人皆就宾位，是以无私德也。臣故以为贤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夫赵武贤臣也，相晋，天下无兵革者九年。春秋曰：“晋赵武之力尽得人也。”叶公诸梁问乐王鲋曰：“晋大夫赵文子为人何若？”对曰：“好学而受规谏。”叶公曰：“疑未尽之矣。”对曰：“好学！智也；受规谏，仁也。江出汶山，其源若瓮口，至楚国，其广十里，无他故，其下流多也。人而好学受规谏，宜哉其立也。”诗曰：“其惟哲人，告之话言，顺德之行。”此之谓也。

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且召问之曰：“何哉！子之击磬若此之悲也。”对曰：“臣之父杀人而不得生，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隶，臣得生而为公家击磬。臣不睹臣之母三年于此矣，昨日为舍市而睹之，意欲赎之而无财，身又公家之有也，是以悲也。”钟子期曰：“悲在心也，非在手也，非木非石也，悲于心而木石应之，以至诚故也。”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。万民必应而感移，尧舜之诚，感于万国，动于天地，故荒外从风，凤麟翔舞，下及微物，咸得其所。易曰：“中孚处鱼吉。”此之谓也。

勇士一呼，三军皆辟，士之诚也。昔者，楚熊渠子夜行，见寝石以为伏虎，关弓射之，灭矢饮羽，下视，知石也。却复射之，矢摧无迹。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，况人心乎？唱而不和，动而不随，中必有不全者矣。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，求之己也。孔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挥，而四海宾者，诚德之至，已形于外。故诗曰：“王犹允塞，徐方既来。”此之谓也。

齐有彗星，齐侯使祝禳之。晏子曰：“无益也，只取诬焉。天道不，不贰其君，若之何禳也。且夫天之有彗，以除秽德，君无秽德，又何禳焉？若德之秽也，禳之何益？诗云：‘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，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’君无违德，方国将至，何患于彗？诗曰：‘我无所监，夏后及商，用乱之故，民卒流亡。’若德之回，乱民将流亡。祝史之无能补也。”公说，乃止。

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，公惧，召子韦而问焉“荧惑在心，何也？”子韦曰：“荧惑，天罚也；心，宋分野也，祸当君身。虽然，可移于宰相。”公曰：“宰相，使治国也，而移死焉，不详，寡人请自当也。”子韦曰：“可移于民！”公曰：“民死，将谁君乎？宁独死耳。”子韦曰：“可移于岁。”公曰：“岁饥，民饿必死，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，其谁以我为君乎？是寡人之命固尽矣。子无复言。”子韦还走，北而再拜曰：“臣敢贺君，天之处高而听卑，君有仁之言三，天必三赏君，今夕星必徙三会，君延寿二十一年。”公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君有三善，故三赏，星必三舍，舍行七星，星当一年，三七二十一，故曰延寿二十一年，臣请伏于陛下，以伺之，星不徙，臣请死之。”公曰：“可。”是夕也，星果三徙舍，如子韦言。老子曰：“能受国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也。”

宋康王时有爵生鹵于城之隙，使史占之，曰：“小而生巨，必霸天下。”康王大喜，于是灭滕伐薛，取淮北之地，乃愈自信，欲霸之前成，故射天笞地，斩社稷而焚之，曰：“威严伏天地鬼神。”骂国老之谏臣者，为无头之冠以示有勇，剖伛者之背，楔朝涉之胫，而国人大骇。齐闻而伐之，民散城不守，王乃逃儿侯之馆，遂得病而死，故见祥而为不可，祥反为祸。臣向愚以槛范传推之，宋史之占非也，此黑祥传所谓黑青者也，犹鲁之有鸛为黑祥也。属于不谋其咎急也。鹵者，黑色食爵，大于爵害。爵也 击之物，贪叨

之类，爵而生鸱者，是宋君且行急暴击伐贪叨之行，距谏以生大祸，以自害也。故爵生鸱于城隍者，以亡国也，明祸且害国也，康王不悟，遂以灭亡，此其效也。

杂事第五

鲁哀公问子夏曰：“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？”子夏曰：“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，未尝闻也。”哀公曰：“然则五帝有师乎？”子夏曰：“有。臣闻黄帝学乎大真，颡项学乎绿图，帝啻学乎赤松子，尧学乎尹寿，舜学乎务成跗，禹学乎西王国，汤学乎威子伯，文王学乎铍时子斯，武王学乎郭叔，周公学乎太公，仲尼学乎老聃。此十一圣人，未遭此师，则功业不着乎天下，名号不传乎千世。”诗曰：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此之谓也。夫不学不明古道，而能安国者，未之有也。

吕子曰：“神农学悉老，黄帝学大真，颡项学伯夷父，帝啻学伯招，帝尧学州文父，帝舜学许由，禹学大成执，汤学小臣，文王武王学太公望周公旦，齐桓公学管夷吾隰朋，晋文公学咎犯随会，秦穆公学百里奚公孙支，楚庄王学孙叔敖沈尹筮，吴王阖闾学伍子胥文之仪，越王勾践学范蠡大夫种，此皆圣王之所学也。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，不学其闻则不若聋；使其目可以见，不学其见则不若盲；使其口可以言，不学其言则不若喑；使其心可以智，不学其智则不若狂，故凡学非能益之也，违天性也，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，可谓善学者矣。”

汤见祝网者置四面，其祝曰：“从天坠者，从地出者，从四方来者，皆离吾网。”汤曰：“嘻！尽之矣，非桀其庸为此？”汤乃解其三面，置其一面，更教之祝曰：“昔蛛蝥作网，今之人循序，欲左则左，欲右则右，欲高则高，欲下则下，吾取其犯命者。”汉南之国闻之曰：“汤之德及禽兽矣。”四十国归之。人置四面，未必得鸟，汤去三面，置其一面，以网四十国，非徒网鸟也。

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，掘地得死人之骨，吏以闻于文王。文王曰：“更葬之。”吏曰：“此无主矣。”文王曰：“有天下者，天下之主也；有一国者，一国之主也。寡人固其主，又安求主？”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。天下闻之，皆曰：“文王贤矣，泽及枯骨，又况于人乎？”或得宝以危国，文王得朽骨，以喻其意，而天下归心焉。

管仲傅齐公子纠，鲍叔傅公子小白，齐公孙无知杀襄公，公子纠奔鲁，小白奔莒。齐人诛无知迎公子纠于鲁，公子纠与小白争入，管仲射小白，中其带钩，小白佯死，遂先入，是为齐桓公。公子纠死，管仲奔鲁，桓公立国定，使人迎管仲于鲁，遂立以为仲父，委国而听之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为五伯长。

里鳧须，晋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。公子重耳出亡于晋，里鳧须窃其宝货而逃。公子重耳返国，立为君，里鳧须造门愿见，文公方沐，其谒者复，文公握发而应之曰：“吾鳧须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谓鳧须曰：“若犹有以面目而复见我乎？”谒者谓里鳧须。鳧须对曰：“臣闻之沐者其心覆，心覆者言悖，

君意沐邪？何悖也？”谒者复文公，见之曰：“若窃我货宝而逃，我谓汝犹有面目而见我邪？汝曰：‘君何悖也？’是何也？”鳧须曰：“然。君反国，国之半不自安也，君宁弃国之半乎？其宁有全晋乎？”文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鳧须曰：“得罪于君者，莫大于鳧须矣，君谓赦鳧须，显出以为右，如鳧须之罪重也，君犹赦之，况有轻于鳧须者乎？”文公曰：“闻命矣。”遂赦之，明日出行国，使为右，翕然晋国皆安。语曰：“桓公任其贼，而文公用其盗。”故曰：“明主任计不任怒，闇主任怒不任计。计胜怒者强，怒胜计者亡。”此之谓也。

宁戚欲干齐桓公，穷困无以进，于是为商旅，赁车以适齐，暮宿于郭门之外。桓公郊迎客，夜开门，辟赁车者执火甚盛从者甚众，宁戚饭牛于车下，望桓公而悲，击牛角，疾商歌。桓公闻之，执其仆之手曰：“异哉！此歌者非常人也。”命后车载之。桓公反至，从者以请。桓公曰：“赐之衣冠，将见之。”宁戚见，说桓公以合境内。明日复见，说桓公以为天下，桓公大说，将任之。群臣争之曰：“客卫人，去齐五百里，不远，不若使人问之，固贤人也，任之未晚也。”桓公曰：“不然，问之，恐有小恶，以其小恶，忘人之大美，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且人固难全，权用其长者。”遂举大用之，而授之以为卿。当此举也，桓公得之矣，所以霸也。

齐桓公见小臣稷，一日三至不得见也，从者曰：“万乘之主，见布衣之士，一日三至而不得见，亦可以止矣。”桓公曰：“不然，士之傲爵禄者，固轻其主；其主傲霸王者，亦轻其士，纵夫子傲爵禄，吾庸敢傲霸王乎？”五往而后得见，天下闻之，皆曰：“桓公犹下布衣之士，而况国君乎？”于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桓公所以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者，遇士于是也。诗云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桓公其以之矣。

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，其仆曰：“君何为轼？”曰：“此非段干木之间乎？段干木盖贤者也，吾安敢不轼？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，吾安敢高之？段干木光乎德，寡人光乎地；段干木富乎义，寡人富乎财。地不如德，财不如义。寡人当事之者也。”遂致禄百万，而时往问之，国人皆喜，相与诵之曰：“吾君好正，段干木之敬；吾思好忠，段干木之隆。”居无几何，秦兴兵欲攻魏，司马唐且谏秦君曰：“段干木，贤者也，而魏礼之，天下莫不闻，无乃不可加兵乎？”秦君以为然，乃案兵而辍，不攻魏。文侯可谓善用兵矣。

夫君子善用兵也，不见其形，而攻已成，其此之谓也。野人之用兵，鼓声则似雷，号呼则动天，尘气充天，流矢如雨。扶伤舆死，履肠涉血，无罪之民，其死者已量于泽矣，而国之存亡，主之死生，犹未可知也，其离仁义亦远矣。

秦昭王问孙卿曰：“儒无益于人国。”孙卿曰：“儒者法先王，隆礼义，谨乎臣子，而能致贵其上者也。人主用之，则进在本朝；置而不用，则退编百姓，而敌必为顺下矣。虽穷困冻馁，必不以邪道为食，置无锥之地，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计，叫呼而莫之能应，然而通呼裁万物，养百姓之经纪。势在人上，则王公之才也；在人下，则社稷之臣，国君之宝也。虽隐于穷闾漏屋，人莫不贵之，道诚存也。仲尼为鲁司寇，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妻，慎溃氏踰境而走，鲁之鬻牛马不豫贾，布正以待之也。居于阙党，阙党之子弟，罔罟分有亲者取多，孝悌以化之也。儒者在本朝则美政，在下位则美俗，儒之为为人下如是矣。”

王曰：“然则其为人上何如？”孙卿对曰：“其为人也广大矣。志意定乎内，礼节修乎朝，法则度量正乎官，忠信爱利形乎下，行一不义，杀一无罪而得天下，不为也。若义信乎人矣，通于四海，则天下之外，应之而怀之，是何也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。故近者歌讴而乐之，远者竭走而超之，四海之内若一家，通达之属，莫不从服，夫是之谓人师。诗曰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夫其为人下也，如彼为人上也，如此何为其无益人之国乎？”昭王曰：“善。”

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，荆王曰：“先生之衣，何其恶也？”赞对曰：“衣又有恶此者。”荆王曰：“可得而闻邪？”对曰：“甲恶于此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冬日则寒，夏日则热，衣无恶于甲矣。赞贫，故衣恶也。今大王，万乘之主也，富厚无敌，而好衣人以甲，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意者为其义耶？甲兵之事；析人之音，剖人之腹，堕人城郭，系人子女，其名尤甚不荣。意者为其贵邪？苟虑害人，人亦必虑害之；苟虑危人，人亦必虑危之，其实人甚不安之，二者为大王无取焉。”荆王无以应也。昔卫灵公问阵，孔子言俎豆，贱兵而贵礼也。夫儒服先王之服也，而荆王恶之。兵者，国之凶器也，而荆王喜之，所以屈于田赞，而危其国也。故春秋曰：“善为国者不师。”此之谓也。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之，东益宅不祥，信有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不祥有五，而东益不与焉。夫损人而益己，身之不祥也；弃老取幼，家之不祥也；释贤用不肖，国之不祥也；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学，俗之不祥也；圣人伏匿，愚者擅权，天下之不祥也。故不祥有五，而东益不与焉。诗曰：‘各敬尔仪，天命不又。’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。”

颜渊侍鲁定公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。定公曰：“善哉！东野之御。”颜渊曰：“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。”定公不悦，以告左右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子不谗人，君子亦谗人乎？”颜渊不悦，历阶而去。须臾马败闻矣，定公躐席而起曰：“趋驾请颜渊。”颜渊至，定公曰：“向寡人曰：‘善哉，东野毕御也。’吾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矣。’不识吾子何以知之也？”颜渊曰：“臣以政知之。昔者，舜工于使人，造父工于使马。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尽其马，是以舜无失民，造父无失马。今东野之御也，上马执辔，御体正矣，周旅灸骤；朝礼毕矣，历险致远，而马力殫矣，然求不已，是以知其失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，可少进与？”颜渊曰：“兽穷则触，鸟穷则喙，人穷则轴。自古及今，有穷其下能无危者，未之有也。诗曰：‘执辔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善御之谓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哉！寡人之过也。”

孔子北之山戎氏，有妇人哭于路者，其哭甚哀，孔子立舆而问曰：“曷为哭哀至于此也。”妇人对曰：“往年虎食我夫，今虎食我子，是以哀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嘻，若是，则曷为不去也？”曰：“其政平，其吏不苛，吾以是不能去也。”孔子顾子贡曰：“弟子记之，夫政之不平而吏苛，乃等于虎狼矣。”诗曰：“降丧饥馑，斩伐四国。”夫政不平也，乃斩伐四国，而况二人乎？其不去宜哉？

魏文侯问李克曰：“吴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”李克对曰：“数战数胜。”文侯曰：“数战数胜，国之福也，其所以亡，何也？”李克曰：“数战则民疲，数胜则主骄。以骄主治疲民，此其所以亡也。”是故好战穷兵，未有不亡者也。

赵襄子问于王子维曰：“吴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吴君 而不

忍。”襄子曰：“宜哉吴之亡也。则不能赏贤，不忍则不能罚奸。贤者不赏，有罪不罚，不亡何待？”孔子侍坐于季孙，季孙之宰通曰：“君使人假马，其与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取于臣谓之取，不曰假。”季孙悟，告宰通曰：“自今以来，君有取谓之取，无曰假。”故孔子正假马之名，而君臣之义定矣。论语曰：“必也正名。”诗曰：“无易由言，无曰苟矣。”可不慎乎？君子曰：“天子居闈闕之中，帷帐之内，广厦之下，旃茵之上，不出檐幄，而知天下者，以有贤左右也。”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，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。

晋平公问于叔向曰：“国家之患，庸为大？”对曰：“大臣重禄而不极谏，近臣畏罚而不敢言，下情不上通，此患之大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令国曰：“欲进善言，谒者不通，罪当死。”

楚人有善相人，所言无遗策，闻于国。庄王见而问于情，对曰：“臣非能相人，能观人之交也。布衣也，其交皆孝悌，笃谨畏令，如此者其家必日益，身必日安，此所谓吉人也。

官事君者也，其交皆诚信，有好善如此者，事君日益，官职日益，此所谓吉士也。主明臣贤，左右多忠，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，如此者国日安，主日尊，天下日富，此所谓吉主也。

臣非能相人，能观人之交也。”庄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，夙夜不懈，遂得孙叔敖，将军子重之属，以备卿相，遂成霸功。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

齐闵王亡居卫，尽日灸走，谓公玉丹曰：“我已亡矣，而不知其故？吾所以亡者，其何哉？”公玉丹对曰：“臣以王为已知之矣，王故尚未之知耶？王之所以亡者，以贤也，以天下之主皆不肖，而恶王之贤也，因相与合兵而攻王，此王之所以亡也。”闵王慨然太息曰：“贤固若是之苦邪？”丹又谓闵王曰：“古人有辞，天下无忧色者，臣闻其声，于王见其实，王名称东帝，实有天下，去国居卫，容貌充盈，颜色发扬，无重国之意。”王曰：“甚善。丹知寡人自去国而居卫也，带三益矣。”遂以自贤，骄盈不逊。闵王亡走卫，卫君避宫舍之，称臣而供具，闵王不逊，卫人侵之，闵王去走邹、鲁，有骄色，邹、鲁不纳，遂走莒，楚使淖齿将兵救齐，因相闵王，淖齿擢闵王之筋，而县之庙梁，宿昔而杀之，而与燕共分齐地。悲乎！闵王临大齐之国，地方数千里，然而兵败于诸侯，地夺于燕昭，宗庙丧亡，社稷不祀，宫室空虚，身亡逃窜，甚于徒隶，尚不知所以亡，甚可痛也，犹自以为贤，岂不哀哉！公玉丹徒隶之中，而道之谄佞，甚矣！闵王不觉，追而善之，以辱为荣，以忧为乐，其亡晚矣，而卒见杀。

先是靖郭君残贼其百姓，伤害其群臣，国人将背叛共逐之，其御知之，豫装赍食，及乱作，靖郭君出亡，至于野而饥，其御出所装食进之。靖郭君曰：“何以知之而赍食？”对曰：“君之暴虐，其臣下之谋久矣。”靖郭君怒，不食。曰：“以吾贤至闻也，何谓暴虐？”其御惧曰：“臣言过也，君实贤，唯群臣不肖共害贤。”然后靖郭君悦，然后食。故齐闵王、靖郭君，虽至死亡，终身不谕者也。悲夫！

宋昭公出亡于鄙，喟然叹曰：“吾知所以亡矣。吾朝臣千人，发政举事，无不曰吾君圣者；侍御数百人，被服以立，无不曰吾君丽者。内外不闻吾过，是以此至此。”由宋君观之，人主之所以离国家，失社稷者，谄谀者众也。故宋昭亡而能悟，盖得反国云。

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，昆弟数人，诏置酒飨群臣，召诸子，诸子赐食先罢，胡亥下皆视群臣，陈履状善者，因行践败而去。诸子闻见之者，莫不太息。及二世即位，皆知天下必弃之也。故二世惑于赵高，轻大臣，不顾下民。是以陈胜奋臂于关东，阎乐作乱于望夷。阎乐，赵高之惑也，为咸阳令，轴为逐贼，将吏率入望夷宫，攻射二世，就数二世，欲加刃，二世惧，入将自杀，有一宦者从之，二世谓：“何谓至于此也？”宦者曰：“知此久矣。”二世曰：“子何不早言？”对曰：“臣以不言，故得至于此，使臣言，死久矣。”然后二世喟然悔之，遂自杀。

齐侯问于晏子曰：“忠臣之事君，何若？”对曰：“有难不死，出亡不送。”君曰：“列地而与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君有难不死，出亡不送，可谓忠乎？”对曰：“言而见用，终身无难，臣奚死焉？谏而见从，终身不亡，臣奚送焉？若言而不见用，有难而死，是妄死也；谏不见从，出亡而送，是轴为也。故忠臣也者，能尽善与君，而不能陷于难。”

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，襄王待之无以异。宋玉让其友。其友曰：“夫姜桂因地而生，不因地而辛；妇人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亲。子之事王未耳，何怨于我？”宋玉曰：“昔者，齐有良兔曰东郭，盖一旦而走五百里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，亦一旦而走五百里，使之遥见而指属，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，若蹶迹而纵，则虽东郭亦不能离。今子之属臣也，蹶迹而纵与？遥见而指属与？诗曰：‘将安将乐，弃我如遗。’此之谓也。”其友人曰：“仆人有过，仆人有过。”

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，意气不得形于颜色；或谓曰：“先生何谈说之不扬，计画之疑也。”宋玉曰：“不然。子独不见夫玄螭乎？当其居桂林之中，峻叶之上，从容游戏，超腾往来，龙兴而鸟集，悲啸长吟，当此之时，虽羿逢蒙，不得正目而视也。及其在枳棘之中也，恐惧而掉栗，危视而迹行，众人皆得意焉。此彼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，处势不便故也。”

夫处势不便，岂何以量功校能哉？诗不云乎？‘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’夫久驾而长，不得行项领，不亦宜乎？易曰：‘臀无肤，其行超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。田饶谓哀公曰：“臣将去君而槛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田饶曰：“君独不见夫鸡乎？头戴冠者，文也；足傅距者，武也；敌在前敢斗者，勇也；见食相呼，仁也；守夜不失时，信也。鸡虽有此五者，君犹日瀹而食之，何则？以其所从来近也。夫槛鹄一举千里，止君园池，食君鱼鳖，啄君菽粟，无此五者，君犹贵之，以其所从来远也。臣请槛鹄举矣。”哀公曰：“止、吾书子之言也。”田饶曰：“臣闻食其食者，不毁其器；荫其树者，不析其枝。有士不用，何书其言为？”遂去之燕，燕立为相。三年，燕之政太平，国无盗贼。哀公闻之，慨然太息，为之避寝三月，抽损上服，曰：“不慎其前，而悔其后，何可复得？”诗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土；适彼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春秋曰：“少长于君，则君轻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
子张见鲁哀公，七日而哀公不礼，托仆夫而去曰：“臣闻君好士，故不远千里之外，犯霜露，冒尘垢，百舍重趼，不敢休息以见君，七日而君不礼，君之好士也，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，叶公子高好龙，钩以写龙，凿以写龙，屋室雕文以写龙，于是夫龙闻而下之，窥头于牖，拖尾于堂，叶公见之，弃而还走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，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今

臣闻君好士，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，七日不礼，君非好士也，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。诗曰：‘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’敢托而去。”

昔者，楚丘先生行年七十，披裘带索，往见孟尝君，欲趋不能进。孟尝君曰：“先生老矣，春秋高矣，何以教之？”楚丘先生曰：“噫！将我而老乎？噫！将使我追车而赴马乎？投石而超距乎？逐麋鹿而搏虎豹乎？吾已死矣！何暇老哉！噫！将使我出正辞而当诸侯乎？决嫌疑而定犹豫乎？吾始壮矣，何老之有！”孟尝君逡巡避席，面有愧色。诗曰：“老夫灌灌，小子蹇蹇。”言老夫欲尽其谋，而少者骄而不受也。秦穆公所以败其师，殷纣所以亡天下也。故书曰：“黄发之言，则无所愆。”诗曰：“寿胥与试。”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国也。

齐有闾丘邛年十八，道鞍宣王曰：“家贫亲老，愿得小仕。”宣王曰：“子年尚稚，未可也。”闾丘邛曰：“不然，昔有颡顛行年十二而治天下，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，由此观之，邛不肖耳，年不稚矣。”宣王曰：“未有尺角驂驹而能服重致远者也，由此观之，夫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耳。”闾丘邛曰：“不然。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骅骝绿骥，天下之俊马也，使之与狸鼯试于釜灶之间，其疾未必能过狸鼯也；黄鹄白鹤，一举千里，使之与燕服翼，试之堂庑之下，庐室之间，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。辟闾巨闕，天下之利器也，击石不缺，刺石不铄，使之与管槁决目出眯，其便未必能过管槁也，由此观之，华发堕颠与邛，何以异哉？”宣王曰：“善。子有善言，何见寡人之晚也？”邛对曰：“夫鸡处讙嗷，则夺钟鼓之音；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，谗人在侧，是见晚也。诗曰：‘听言则对，言则退。’庸得进乎？”宣王拊轼曰：“寡人有过。”遂载与之俱归而用焉。故孔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安知来者之不如今？”此之谓也。

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献之荆厉王，使玉尹相之曰：“石也。”王以为慢，而断其左足。厉王薨，武王即位，和复捧玉璞而献之武王。武王使玉尹相之曰：“石也。”又以为慢，而断其右足。武王薨，共王即位，和乃奉玉璞而哭于荆山中，三日三夜，泣尽，而继之以血，共王闻之，使人问之曰：“天下刑之者众矣，子刑何哭之悲也？”对曰：“宝玉而名之曰石，贞士而戮之以慢，此臣之所以悲也。”共王曰：“惜矣，吾先王之听难，剖石而易，斩人之足！夫死者不可生，断者不可属，何听之殊也？”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。故名之曰和氏之璧。故曰珠玉者，人主之所贵也，和虽献宝，而美未为玉尹用也。进宝且若彼之难也，况进贤人乎？贤人与奸臣，犹仇讎也，于庸君意不合。夫欲使奸臣进其讎于不合意之君，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，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，犹拔山也，千岁一合，若继踵，然后霸王之君兴焉。其贤而不用，不可胜载，故有道者之不戮也，宜白玉之璞未献耳。

刺奢第六

桀作瑶台，罢民力，殫民财，为酒池糟堤，纵靡靡之乐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，群臣相持歌曰：“江水沛沛兮，舟楫败兮，我王废兮，趣归薄兮，薄亦大兮。”又曰：“乐兮乐兮，四牡蹻兮，六轡沃兮，去不善而从善，何不

乐兮？”伊尹知天命之至，举觞而告桀曰：“君王不听臣之言，亡无日矣。”桀拍然而作，唾然而笑曰：“子何妖言，吾有天下，如天之有日也，日有亡乎？日亡吾亦亡矣。”于是接履而趣，遂适汤，汤立为相。故伊尹去官入殷，殷王而夏亡。

纣为鹿台，七年而成，其大三里，高千尺，临望云雨。作炮烙之刑，戮无辜，夺民力。

冤暴施于百姓，惨毒加于大臣，天下叛之，愿臣文王。及周师至，令不行于左右。悲乎！当是时，求为匹夫不可得也，纣自取之也。

魏王将起中天台，令曰：“敢谏者死。”许绾负蓐操锸入曰：“闻大王将起中天台，臣愿加一力。”王曰：“子何力有加？”绾曰：“虽无力，能商台。”王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，今王因而半之，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，高既如是，其趾须方八千里，尽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台趾。古者尧舜建诸侯，地方五千里，王必起此台，先以兵伐诸侯，尽有其地犹不足，又伐四夷，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，材木之积，人徒之众，仓廩之储，数以万亿度。八千里以外，当尽农田之地，足以奉给王之台者，台具以备，乃可以作。”魏王默然无以应，乃罢起台。

卫灵公以天寒凿池，宛春谏曰：“天寒起役，恐伤民。”公曰：“天寒乎？”宛春曰：“君衣狐裘，坐熊席，隩隅有灶，是以不寒，今民衣弊不补，履决不苴。君则不寒，民则寒矣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令罢役。左右谏曰：“君凿池不知天寒，以宛春知而罢役，是德归宛春，怨归于君。”公曰：“不然。宛春，鲁国之匹夫，吾举之，民未有见焉，今将令民，以此见之。且春也有善，寡人有春之善，非寡人之善与？”灵公论宛春，可谓知君之道矣。

齐宣王为大室，大盖百亩，堂上三百户，以齐国之大，具之三年而未能成，群臣莫敢谏者。香居问宣王曰：“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为淫乐，敢问荆邦为有主乎？”王曰：“为无主。”“敢问荆邦为有臣乎？”王曰：“为无臣。”居曰：“今主为大室，三年不能成，而群臣莫敢谏者，敢问王为有臣乎？”王曰：“为无臣。”香居曰：“臣请避矣。”趋而出。王曰：“香子留，何谏寡人之晚也？”遽召尚书曰：“书之，寡人不肖，为大室，香子止寡人也。”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，不废酒，谓侍者曰：“我诚邦士也。夫饮酒五日五夜矣，而殊不病。”优莫曰：“君勉之，不及纣二日耳。纣七日七夜，今君五日。”襄子惧，谓优莫曰：“然则吾亡乎？”优莫曰：“不亡。”襄子曰：“不及纣二日耳，不亡何待？”优莫曰：“桀纣之亡也遇汤武，今天下尽桀也，而君纣也，桀纣并世，焉能相亡，然亦殆矣。”齐景公饮酒而乐，释衣冠自鼓缶，谓侍者曰：“仁人亦乐是夫？”梁丘子曰：“仁人耳目亦犹人也？奚为独不乐此也。”公曰：“速驾迎晏子。”晏子朝服以至。公曰：“寡人甚乐此乐也，愿与夫子共之，请去礼。”

晏子对曰：“君之言过矣，齐国五尺之童子，力尽胜婴而又胜君，所以不敢乱者，畏礼也。上若无礼，无以使其下；下若无礼，无以事其上。夫麋鹿唯无礼，故父子同尘。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，诗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’故礼不可去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无良，左右淫琨寡人，以至于此，请杀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左右无罪，君若好礼，左右有礼者至，无礼者去。君若恶礼，亦将如之。”公曰：“善。请革衣冠，更受命。”乃废酒而更尊朝服而坐，觞三行，晏子趋出。

魏文侯见箕季其墙坏而不筑，文侯曰：“何为不筑？”对曰：“不时，

其墙枉而不端。”问曰：“何不端？”曰：“固然。”从者食其园之桃，箕季禁之。少焉日晏，进粝餐之食，瓜瓠之羹。文侯出，其仆曰：“君亦无得于箕季矣。曩者进食，臣窃窥之，粝餐之食，瓜瓠之羹。”文侯曰：“吾何无得于季也？吾一见季而得四焉。其墙坏不筑，云待时者，教我无夺农时也。墙枉而不端，对曰固然者，是教我无侵封疆也。从者食园桃，箕季禁之，岂爱桃哉！是教我下无侵上也。食我以粝餐者，季岂不能具五味哉！教我无多歛于百姓，以省饮食之养也。”

士尹池为荆使于宋，司城子罕止而觞之，南家之墙，拥于前而不直，西家之潦，经其宫而不止。士尹池问其故，司城子罕曰：“南家，工人也，为鞅者也，吾将徙之，其父曰：‘吾特为鞅，已食三世矣，今徙，是宋邦之束鞅者，不知吾处也，吾将不食，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。’为是故吾不徙。西家高，吾宫卑，潦之经吾宫也利，为是故不禁也。”士尹池归荆，适兴兵欲攻宋，士尹池谏于王曰：“宋不可攻也，其主贤，其相仁。贤者能得民，仁者能用人，攻之无功，为天下笑。”楚释宋而攻郑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夫修之于庙堂之上，而折冲于千里之外者，司城子罕之谓也。”

鲁孟献子聘于晋，宣子觞之三徙，钟石之县，不移而具。献子曰：“富哉冢！”宣子曰：“子之家庸与我家富？”献子曰：“吾家甚贫，惟有二士，曰颜回，兹无灵者，使吾邦家安平，百姓和协，惟此二者耳！吾尽于此矣。”客出，宣子曰：“彼君子也，以养贤为富。我鄙人也，以钟石金玉为富。”孔子曰：“孟献子之富，可着于春秋。”邹穆公有令食鳧鷹必以秕，无得以粟，于是仓无秕，而求易于民，二石粟而得一石秕，吏以为费，请以粟食之。穆公曰：“去，非汝所知也！夫百姓饱牛而耕，暴背而耘，勤而不惰者，岂为鸟兽哉？粟米，人之上食，奈何其以养鸟？且尔知小计，不知大会。周谚曰：‘囊漏贮中。’而独不闻欤？夫君者，民之父母，取食之粟，移之于民，此非吾之粟乎？鸟苟食邹之秕，不害邹之粟也，粟之在仓与在民，于我何择？”邹民闻之，皆知私积与公家为一体也，此之谓知富邦。

节士第七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焉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，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，禹趋就下位而问焉，曰：“昔者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焉，尧授舜，吾子犹存焉。及吾在位，子辞诸侯而耕，何故？”伯成子高曰：“昔尧之治天下，举天下而传之他人，至无欲也，择贤而与之其位，至公也。以至无欲至公之行示天下，故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畏，舜亦犹然。今君赏罚而民欲且多私，是君之所怀者私也，百姓知之，贪争之端，自此始矣。德至此衰，刑自此繁矣，吾不忍见，以是野处也。今君又何求而见我？君行矣，无留吾事。”耕而不顾。书曰：“旁施象，刑维明，及禹不能。”春秋曰：“五帝不告誓。”信厚也。

桀为酒池，足以铉舟，糟丘，足以望七里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。关龙逢进谏曰：“为人君，身行礼义，爱民节财，故国安而身寿也。今君用财若无尽，用人恐不能死，不革，天祸必降，而诛必至矣，君其革之。”立而

不去朝，桀因囚拘之，君子闻之曰：“天之命矣夫。”纣作炮烙之刑，王子比干曰：“主暴不谏，非忠臣也；畏死不言，非勇士也。见过则谏，不用则死，忠之至也。”遂进谏，三日不去朝，纣因而杀之。诗曰：“昊天太怵，予慎无辜。”无辜而死，不亦哀哉！

曹公子喜时，字子臧，曹宣公子也。宣公与诸侯伐秦，卒于师，曹人使子臧迎丧，使公子负刍，与太子留守，负刍杀太子而自立，子臧见负刍之当主也，宣公即葬，子臧将亡，国人皆从之，负刍立，是为曹成公，成公惧，告罪，且请子臧，子臧乃返，成公遂为君。其后晋侯会诸侯，执曹成公，归之京师，将见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。子臧曰：“前记有之，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，为君非吾节也，虽不能圣，敢失守乎？”遂亡奔宋，曹人数请晋侯谓：“子臧返国，吾归尔君。”于是子臧返国，晋乃言天子归成公于曹，子臧遂以国致成公，成公为君，子臧不出，曹国乃安，子臧让千乘之国，可谓贤矣，故春秋贤而褒其后。

延陵季子者，吴王之子也，嫡同母昆弟四人，长曰遏，次曰余祭，次曰夷昧，次曰札。

札即曰季子，最小而贤，兄弟皆爱之。既除丧，将立季子，季子辞曰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，将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遂不为也，以成曹君，君子曰能守节义。君义嗣也，谁敢干君？有国非吾节也。札虽不才，愿附臧，以无失节。”固立之，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遏曰：“今若是违而与季子，季子必不受，请无与子而与弟，弟兄迭为君而致诸侯乎季子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故诸其为君者皆轻死为勇，饮食必祝曰：“天若有吾国，必疾有祸于身。”故遏也死，余祭立；余祭死，夷昧立；夷昧死，而国宜之季子也，季子使而未还。

僚者，长子之庶兄也，自立为吴王，季子使而还，至则君适之。遏之子曰王子光，号曰阖闾。不悦曰：“先君所为，不与子而与弟者，凡为季子也，将从先君之命，则国宜之季子也，如不从先君之命而与子，我宜当立者也，僚恶得为君？”于是使专诸刺僚，而致国乎季子。季子曰：“尔杀吾君，吾授尔国，是吾与尔为乱也。尔杀我兄，吾又杀尔，是父子兄弟相杀，终身无已也。”去而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，故号曰延陵季子。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，以其不杀为仁，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。

延陵季子将西聘晋，带宝剑以过徐君，徐君观剑，不言而色欲之。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，未献也，然其心许之矣，使于晋，顾反，则徐君死于楚，于是脱剑致之嗣君。从者止之曰：“此吴国之宝，非所以赠也。”延陵季子曰：“吾非赠之也，先日吾来，徐君观吾剑，不言而其色欲之，吾为上国之使，未献也。虽然，吾心许之矣。今死而不进，是欺心也。爱剑伪心，廉者不为也。”遂脱剑致之嗣君。嗣君曰：“先君无命，孤不敢受剑。”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即去。徐人嘉而歌之曰：“延陵季子兮不忘故，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。”

许悼公疾症，饮药毒而死，太子止自责不尝药，不立其位。与其弟纬专哭泣，啜齑粥，嗑不容粒，痛己之不尝药，未逾年而死，故春秋义之。

卫宣公之子急也，寿也，朔也。急前母子也。寿与朔后母子也，寿之母与朔谋，欲杀太子急而立寿，使人与急乘舟于河中，将沈而杀之，寿知不能止也，因与之同舟，舟人不得杀急。方乘舟时，急傅母恐其死也，闵而作诗，二子乘舟之诗是也。其诗曰：“二子乘舟，泛泛其景，顾言思子，中心

养养。”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，作忧思之诗，黍离之诗是也。其诗曰：“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，知我者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？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又使急之齐，将使，盗见载旌，要而杀之，寿止急，急曰：“弃父之节，非子道也，不可。”寿又与之偕行，寿之母不能止也，因戒之曰：“寿无为前也。”寿又为前，窃急旌以先行，几及齐矣，盗见而杀之，急至，见寿之死，痛其代己死，涕泣悲哀，遂载其尸还，至境而自杀，兄弟俱死，故君子义此二人，而伤宣公之听谗也。

鲁宣公者，鲁文公之子也，文公薨，文公之子赤立，为鲁侯。宣公杀子赤而肸非之，宣公与之禄，则曰：“我足矣！何以兄之食为哉？”织履而食，终身不食宣公之食，其仁厚矣，其守节固矣，故春秋美而贵之。

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台，蛇绕左轮，御曰：“太子下拜。吾闻国君之子蛇，绕左轮者速得国。”太子遂不行，返乎舍。御人见太子，太子曰：“吾闻为人子者，尽和顺于君，不行私欲；恭严承命，不逆君安。今吾得国，是君失安也，见国之利而忘君安，非子道也；闻得国而拜其孽，非君欲也。废子道，不孝；逆君欲，不忠。而使我行，殆欲吾国之危明也。”拔剑将死。御止之曰：“夫襍祥妖孽天之道也；恭严承命，人之行也。拜祥戒孽，礼也；恭严承命，不以身恨君，孝也。今太子见福不拜，失礼；杀身恨君，失孝。从僻心，弃正行，非臣之所闻也。”太子曰：“不然，我得国，君之孽也。拜君之孽，不可谓礼。见襍祥而忘君之安，国之贼也，怀贼心以事国，不可谓孝。挟伪意以御天下，怀贼心以事君，邪之大者也，而使我行，是欲国之危明也。”遂伏剑而死。君子曰：“晋太子徒御使之拜蛇，祥犹恶之，至于自杀者，为见疑于欲国也，己之不欲国以安君，亦以明矣。为一愚御过言之故，至于身死，废子道，绝祭祀，不可谓孝，可谓远嫌，一节之士也。”

申包胥者，楚人也。吴败楚兵于柏举，遂入郢，昭王出亡在随，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师，曰：“吴为无道行，封豕长蛇，蚕食天下，从上国始于楚，寡君失社稷，越在草莽，使下臣告急曰：‘吴，夷狄也。夷狄之求无厌，灭楚则西与君接境，若邻于君，疆场之患也，逮吴之未定，君其图之，若得君之灵，存抚楚国，世以事君。’”秦伯使辞焉。曰：“寡君闻命矣，子其就馆，将图而告子。”对曰：“寡君越在草莽，未获所休，下臣何敢即安。”倚于庭墙立哭，日夜不绝声，水浆不入口，七日七夜。秦哀公为赋无衣之诗，言兵今出。包胥九顿首而坐，秦哀公曰：“楚有臣若此而亡，吾无臣若此，吾亡无日矣。”于是乃出师救楚。申包胥以秦师至楚，秦大夫子满，子虎帅车五百乘，子满曰：“吾未知吴道。”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会之。大败吴师，吴师既退，昭王复国，而赏始于包胥。包胥曰：“辅君安国，非为身也；救急除害，非为名也，功成而受赏，是卖勇也。君既定，又何求焉？”遂逃赏，终身不见。君子曰：“申子之不受命赴秦，忠矣，七日七夜不绝声，厚矣，不受赏，不伐矣。然赏所以劝善也，辞赏，亦非常法。”

齐崔杼者，齐之相也，弑庄公。止太史无书君弑及贼，太史不听，遂书贼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子杀之，其弟又嗣书之，崔子又杀之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嗣复书之，乃舍之。南史氏是其族也，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将复书之，闻既书矣，乃还。君子曰：“古之良史。”

齐攻鲁，求岑鼎，鲁公载他鼎往，齐侯不信而反之，以为非也，使人告鲁君，柳下惠以为是，因请受之，鲁君请于柳下惠，柳下惠对曰：“君子

欲以为岑鼎也，以免国也，臣亦有国于此，破臣之国，以免君之国，此臣所难也。”鲁君乃以真鼎往。柳下惠可谓守信矣，非独存己之国也，又存鲁君之国。信之于人，重矣，犹舆之輓輓也。故孔子曰：“大车无輓，小车无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！”此之谓也。

宋人有得玉者，献诸司城子罕，子罕不受。献玉者曰：“以示玉人，玉人以为宝，故敢献之。”子罕曰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为宝，若与我者，皆丧宝也，不若人有其宝。”故宋国之长者曰：“子罕非无宝也，所宝者异也。今以白金与抟黍以示儿子，儿子必取抟黍矣；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，鄙人必取百金矣，以和氏之璧与道德之至言，以示贤者，贤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弥精，其取弥精；其知弥拙，其取弥拙。子罕之所宝者至矣。”

昔者，有馈鱼于郑相者，郑相不受。或谓郑相曰：“子嗜鱼，何故不受？”对曰：“吾以嗜鱼，故不受鱼。受鱼失禄，无以食鱼；不受得禄，终身食鱼。”

原宪居鲁，环堵之室，茨以生蒿，蓬户瓮牖，揉桑以为枢，上漏下湿，匡坐而弦歌。子骞闻之，乘肥马，衣轻裘，中绀而表素，轩车不容巷，往见原宪。原宪冠桑叶冠，杖藜杖而应门，正冠则缨绝，衽襟则肘见，纳履则踵决。子骞曰：“嘻，先生何病也？”原宪仰而应之曰：“宪闻之无财谓之贫，学而不能行谓之病。宪贫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此周而交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愿，舆马之饬，宪不忍为也。”子骞逡巡，面有愧色，不辞而去。原宪曳杖拖履，行歌商颂而反，声满天地，如出金石，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养志者忘身，身且不爰，庸能累之。诗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晏子之晋，见披裘负刍息于途者，以为君子也，使人问焉。曰：“曷为而至此？”对曰：“齐人累之。吾名越石甫。”晏子曰：“嘻。”遽解左骖以赎之，载而与归，至舍，不辞而入，越石甫怒而请绝，晏子使人应之曰：“婴未尝得交也，今免于患，吾于子犹未可邪？”越石甫曰：“吾闻君子诎乎不知己，而信乎知己者，吾是以请绝也。”晏子乃出见之曰：“向也见客之容，而今见客之意。婴闻察实者不留声，观行者不几辞，婴可以辞而无弃乎？”越石甫曰：“夫子礼之，敢不敬从。”晏子遂以为上客。俗人之有功则德，德则骄。

晏子有功，免人于危，而反诎下之，其去俗亦远矣，此全功之道也。

穷容貌，有饥色。客有言于郑子阳者曰：“子列子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乃为不好士乎？”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，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曰：“闻为有道者，妻子皆佚乐，今妻皆有饥色矣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又辞，岂非命也哉！”子列子笑而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者也，以人之言而知我，以人之言以遗我粟也，其罪我也，又将以人之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且受人之养，不死其难，不义也；死其难，是死无道之人，岂义哉！”其后，民果作难，杀子阳。子列子之见微除不义远矣。且子列子内有饥寒之忧，犹不苟取，见得思义，见利思害，况其在富贵乎？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，可谓能守节矣。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大夫。有博通之知，清洁之行，怀王用之。秦欲吞灭诸侯，并兼天下。屈原为楚东使于齐，以结强党。秦国患之，使张仪之楚，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，上及令子闾，司马子椒；内赂夫人郑袖，共谮屈原。屈原遂放于外，乃作离骚。张仪因使楚绝齐，许谢地六百里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，听张仪之邪说，遂绝强齐之大辅。楚既绝齐，而秦欺以

六里。怀王大怒，举兵伐秦，大战者数，秦兵大败楚师，斩首数万级。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，不听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张仪曰：“以一仪而易汉中地，何爱仪！”请行，遂至楚，楚囚之。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，王归之。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，以至于此，于是复用屈原。屈原使齐，还闻张仪已去，大为王言张仪之罪，怀王使人追之，不及。后秦嫁女于楚，与怀王欢，为蓝田之会，屈原以为秦不可信，愿勿会，群臣皆以为可会，怀王遂会，果见囚拘，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怀王子顷襄王，亦知群臣谄误怀王，不察其罪，反听群谗之口，复放屈原。屈原疾闇王乱俗，汶汶嘿嘿，以是为非，以清为瘠，不忍见于世，将自投于渊，渔父止之。屈原曰：“世皆醉，我独醒；世皆瘠，我独清。吾独闻之，新浴者必振衣，新沐者必弹冠。又恶能以其冷冷，更世事之嘿嘿者哉？吾宁投渊而死。”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。

楚昭王有士曰石奢，其为人也，公正而好义，王使为理，于是廷有杀人者，石奢追之，则其父也，遂反于廷曰：“杀人者，仆之父也，以父成政，不孝，不行君法，不忠。弛罪废法而伏其辜，仆之所守也。伏斧钺命在君。”君曰：“追而不及、庸有罪乎？子其治事矣。”石奢曰：“不私其父，非孝也；不行君法，非忠也；以死罪生，非廉也。君赦之，上之惠也，臣不敢失法，下之行也。”遂不离铁钺。刎头而死于廷中。君子闻之曰：“贞夫法哉！”孔子曰：“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诗曰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石子之谓也。

晋文公反国，李离为大理，过杀不辜，自系曰：“臣之罪当死。”文公令之曰：“官有上下，罚有轻重，是下吏之罪也，非子之过也。”李离曰：“臣居官为长，不与下让位；受禄为多，不与下分利。过听杀无辜，委下畏死，非义也，臣之罪当死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子必自以为有罪，则寡人亦有过矣。”李离曰：“君量能而授官，臣奉职而任事，臣受印绶之日，君命曰：‘必以仁义辅政，宁过于生，无失于杀。’臣受命不称，壅惠蔽恩，如臣之罪乃当死，君何过之有？且理有法，失生即生，失杀即死，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，故任臣以理，今离刻深，不顾仁义，信文墨，不察是非，听他辞，不精事实，掠服无罪，使百姓怨，天下闻之，必议吾君，诸侯闻之，必轻吾国。积怨于百姓，恶扬于天下，权轻于诸侯，如臣之罪，是当重死。”文公曰：“吾闻之也，直而不枉，不可与往；方而不圆，不可与长存，愿子以此听寡人也。”李离曰：“吾以所私害公法，杀无罪而生当死，二者非所以教于国也，离不敢受命。”文公曰：“子独不闻管仲之为人臣邪？身辱而君肆，行污而霸成。”李离曰：“臣无管仲之贤，而有辱污之名，无霸王之功，而有射钩之累。夫无能以临官，借污名以治人，君虽不忍加之于法，臣亦不敢污官乱治以生，臣闻命矣。”遂伏剑而死。

晋文公反，酌士大夫酒，召咎犯而将之，召艾陵而相之，授田百万。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，觴三行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：“有龙缒缒，将失其所，有蛇从之，周流天下，龙既入深渊，得其安所，蛇脂尽干，独不得甘雨，此何谓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嘻！是寡人之过也。吾为子爵，与待旦之朝也；吾为子田，与河东阳之间。”介子推曰：“推闻君子之道，谒而得位，道士不居也；争而得财，廉士不受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使我得反国者，子也，吾将以成子之名。”介子推曰：“推闻君子之道，为人子而不能成其父者，则不敢当其后；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，则不敢立于其朝，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。”遂去而之介山之上。文公使人求之不得，为之避寝三月，号呼期年。诗曰：“逝将去

汝，适彼乐郊，谁之永号。”此之谓也。文公待之不肯出，求之不能得，以谓焚其山宜出，及焚其山，遂不出而焚死。

申徒狄非其世，将自投于河，崔嘉闻而止之曰：“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，民之父母也，今为濡足之故，不救溺人，可乎？”申徒狄曰：“不然。昔者，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；吴杀子胥，陈杀泄治而灭其国。故亡国残家，非无圣智也，不用故也。”遂负石沈于河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廉矣乎，如仁与智，吾未见也。”诗曰：“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”此之谓也。

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饥者而食之，有饥者蒙袂接履贸贸然来，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曰：“嗟！来食！”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：“予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此也。”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曾子闻之曰：“微与，其嗟也可去，其谢也可食。”

东方有士曰袁旌目，将有所适，而饥于道，孤父之盗丘人也见之，下壶餐以与之。袁旌目三哺而能视，仰而问焉。曰：“子谁也？”曰：“我孤父之盗丘人也。”袁旌目曰：“嘻！汝乃盗也，何为而食我？以吾不食也。”两手地而欧之，不出，喀喀然，遂伏地而死。县名为胜母，曾子不入，邑号朝歌，墨子回车。故孔子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不饮盗泉之水，积正也。旌目不食而死，洁之至也。

鲍焦衣弊肤见，挈畚将蔬，遇子贡将于道。子贡曰：“吾子何以至此也？”焦曰：“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！吾何以不至于此也。吾闻之，世不己知，而行之不己者，是爽行也；上不己知，而干之不止者，是毁廉也。行爽廉毁，然且不舍，惑于利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吾闻之，非其世者不生其利，污其君者，不履其土。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，非其而将其蔬，此诸之有哉？”鲍焦曰：“呜呼！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，廉者易丑而轻死。”乃弃其蔬而立，槁死于洛水之上。君子闻之曰：“廉夫刚哉！夫山锐则不高，水狭而不深，行特者其德不厚，志与天地疑者，其为人不祥。鲍子可谓不祥矣，其节度深浅，适至而止矣。”诗曰：“已焉哉！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”

公孙杵臼，程婴者，晋大夫赵朔客也。晋赵穿弑灵公，赵盾时为贵大夫，亡不出境，还不讨贼，故春秋责之，以盾为弑君。屠岸贾者，幸于灵公，晋景公时，贾为司寇，欲讨灵公之贼，盾已死，欲诛盾之子赵朔，遍告诸将曰：“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，贼乃弑君，子孙在朝，何以惩罚？请诛之。”韩厥曰：“灵公遇贼，赵盾在外，吾先君以为无罪，故不诛。今请君将妄诛，妄诛谓之乱臣，有大事君不闻，是无君也。”屠岸贾不听，韩厥告赵朔趣亡，赵朔不肯。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予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，杀赵朔，赵同，赵括，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公孙杵臼谓程婴曰：“胡不死。”婴曰：“朔之妻有遗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，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”无何而朔妻免生男。屠岸贾闻之，索于宫，朔妻置儿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，若号；即不灭乎，若无声。”及索，儿竟无声。已脱，程婴谓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之，奈何？”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，庸难？”婴曰：“立孤亦难耳！”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，吾请先死。”而二人谋取他婴儿，负以文褌匿山中。婴谓诸将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孤，谁能予吾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婴攻杵臼。杵臼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下宫之难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儿，今又卖之。纵不能立孤儿，忍

卖之乎？”抱而呼天曰：“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，独杀杵臼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并杀杵臼与儿。

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，皆喜。然赵氏真孤儿乃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晋景公病，卜之，大业之胄者为祟，景公问韩厥，韩厥知赵孤存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，在晋绝祀者，其赵氏乎？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。中行衍人面鸟喙，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，皆有明德，下及幽厉无道，而叔带去周适晋，事先君缪侯，至于成公，世有立功，未尝绝祀。今及吾君，独灭之赵宗，国人哀之，故见龟策出现，唯君图之。”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？韩厥具以实告。景公乃以韩厥谋立赵氏孤儿，召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病，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，而见赵氏孤儿，孤儿名武，诸将不得已乃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縲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庸敢作难？微君之病，群臣固将请立赵后，今君有命，群臣愿之。”于是乃召赵武，程婴遍拜诸将，遂俱与程婴赵氏攻屠岸贾，灭其族。复兴赵氏田邑如故。赵武冠为成人，程婴乃辞大夫，谓赵武曰：“昔下宫之难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思立赵氏后，今子既立为成人，赵宗复故，我将下报赵孟与公孙杵臼。”赵武号泣，固请曰：“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弃我而死乎？”程婴曰：“不可，彼以我为能成事故，皆先我死，今我不下报之，是以我事为不成也。”遂以杀。赵武服哀三年，为祭邑，春秋祠之，世不绝。君子曰：“程婴公孙杵臼，可谓信交厚士矣。婴之自杀下报亦过矣。”

吴有士曰张胥鄙，谭夫吾，前交而后绝。张胥鄙有罪，拘将死。谭夫吾合徒而取之，出至于道，而后乃知其夫吾也。辍行而辞曰：“义不同于子，故前交而后绝。吾闻之君子不以安肆志，不为危易行，今吾从子，是安则肆志，危则易行也。与吾因子而生，不若反拘而死。”阖闾闻之，令吏释之。张胥鄙曰：“吾义不同于谭夫吾，故不受其任矣，今吏以是出我，以谭夫吾故免也，吾庸遽受之乎？”遂触墙而死。谭夫吾闻之曰：“我任而不受，佞也；不知而出之，愚也。佞不可以接士，愚不可以事君，吾行虚矣。人恶以吾力生，吾亦耻以此立于世。”乃绝颈而死。君子曰：“谭夫吾其以失士矣，张胥鄙亦为未得也，可谓刚勇矣，未可谓得节也。”

苏武者，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。孝武皇帝时，以武为栒中监使匈奴，是时匈奴使者数降汉，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当。单于使贵人故汉人卫律说武，武不从，乃设以贵爵，重禄尊位，终不听，于是律绝不与饮食，武数日不降。又当盛暑，以旃厚衣并束之日暴，武心意愈坚，终不屈挠。称曰：“臣事君，由子事父也。子为父死无所恨，守节不移，虽有鈇钺汤镬之诛不惧也，尊官显位而不荣也。”匈奴亦由此重之。武留十余岁，竟不降下，可谓守节臣矣。诗云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苏武之谓也。匈奴始言武死，其后汉闻武在，使使者求武，匈奴欲慕义归武，汉尊武为典属国，显异于他臣也。

义勇第八

陈恒弑简公而盟，盟者皆完其家，不盟者杀之。石他人曰：“昔之事其

君者，皆得其君而事之，今谓他人曰：‘舍而君而事我。’他人不能，虽然，不盟则杀父母也，从而盟，是无君臣之礼也。生于乱世，不得正行；劫于暴上，不得道义。故虽盟，不以父母之死，不如退而自杀，以礼其君。”乃自杀。

陈恒弑君，使勇士六人劫子渊栖，子渊栖曰：“子之欲与我，以我为知乎？臣弑君，非知也！以我为仁乎？见利而背君，非仁也！以我为勇乎？劫我以兵，惧而与子，非勇也。使吾无此三者，与何补于子？若吾有此三者，终不从子矣！”乃舍之。

宋闵公臣长万以勇力闻，万与鲁战，师败，为鲁所获，囚之宫中，数月归之宋。与闵公搏，妇人皆在侧，公谓万曰：“鲁君庸与寡人美？”万曰：“鲁君美。天下诸侯，唯鲁君耳。宜其为君也。”闵公矜，妇人妒，其言曰：“尔鲁之囚虏尔，何知？”万怒，遂搏闵公颊，齿落于口，绝吭而死。仇牧闻君死，趋而至，遇万于门，卫剑而叱之，万臂击仇牧而杀之，齿着于门闾。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，趋君之难，顾不旋踵。

崔杼弑庄公，令士大夫盟者，皆脱剑而入，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，所杀十人。次及晏子，晏子奉楮血仰天叹曰：“恶乎崔子，将为无道，杀其君。”盟者皆视之。崔杼谓晏子曰：“子与我，我与子分国；子不吾与，吾将杀子。直兵将推之，曲兵将勾之，唯子图之。”晏子曰：“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，非仁也；劫以刃而失其志者，非勇也。”诗云：“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婴可谓不回矣。直兵推之，曲兵钩之，婴之不回也。崔子舍之，晏子趋出，授绥而乘，其仆将驰，晏子拊其手曰：“虎豹在山林，其命在庖，驰不益生，缓不益死，按行成节，然后去之。”诗云：“彼己之子，舍命不渝。”晏子之谓也。

佛肸以中牟叛，置鼎于庭，致士大夫曰：“与我者受邑，不吾与者烹。”大夫皆从之。

至于田卑，田卑，中牟之邑人也。曰：“义死不避斧钺之罪，义穷不受轩冕之服。无义而生，不仁而富，不如烹。”褰衣将就鼎，佛肸脱屣而生之。赵氏闻其叛也，攻而取之；闻田卑不肯与也，求而赏之。田卑曰：“不可也，一人举而万夫俛首，智者不为也。赏一人以惭万夫，义者不取也。我受赏，使中牟之士，怀耻不义。”辞赏徙处曰：“以行临人，不道，吾去矣。”遂南之楚。

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。建有子曰胜，在外，子西召胜，使治白，号曰白公。胜怨楚逐其父，将弑惠王及子西，欲得易甲，陈士勒兵，以示易甲曰：“与我，无患不富贵；不吾与，则此是也。”易甲笑曰：“尝言吾义矣，吾子忘之乎？立得天下，不义，吾不敢也；威吾以兵，不义，吾不从也。今子将弑子之君，而使我从子，非吾前义也。子虽告我以利，威我以兵，吾不忍为也。子行子之威，则吾亦得明吾义也。逆子以兵争也，应子以声鄙也，吾闻士立义不争，行死不鄙，拱而待兵，颜色不变也。”白公胜将弑楚惠王，王出亡，令尹司马皆死，拔剑而属之于屈庐曰：“子与我，将舍之；子不与我，将杀子。”屈庐曰：“诗有之，曰：‘莫莫葛藟，肆于条枝，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今子杀子叔父西求福于庐也，可乎？且吾闻知命之士，见利不动，临危不惧。为人臣者，时生则生，时死则死，是谓人臣之礼。故上知天命，下知臣道，其有可劫乎？子胡不推之？”白公胜乃内其剑。

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，欲立王子闾以为王。王子闾不肯，劫之以刃，

王子闾曰：“王孙辅相楚国，匡正王室，而后自庇焉，闾之愿也。今子假威以暴王室，杀伐以乱国家，吾虽死，不予从也。”白公胜曰：“楚国之重，天下无有。天以与子，子何不受？”王子闾曰：“吾闻辞天下者，非轻其利也，以明其德也；不为诸侯者，非恶其位也，以洁其行为。今吾见国而忘主，不仁也；劫白刃而失义，不勇也。子虽告我以利，威我以兵，吾不为也。”白公强之，不可，遂杀之。叶公高率众诛白公，而反惠王于国。

白公之难，楚人有庄善者，辞其母将往死之，其母曰：“弃其亲而死其君，可谓义乎？”庄善曰：“吾闻事君者，内其禄而外其身，今所以养母者，君之禄也。身安得无死乎！”遂辞而行，比至公门，三废车中，其仆曰：“子惧矣。”曰：“惧。”“既惧，何不返？”

庄善曰：“惧者，吾私也；死义，吾公也。闻君子不以私害公。”及公门，刎颈而死。君子曰：“好义乎哉！”齐崔杼弑庄公也，有陈不占者，闻君难，将赴之，比去，餐则失匕，上车失轼。御者曰：“怯如是，去有益乎？”不占曰：“死君，义也；无勇，私也。不以私害公。”遂往，闻战斗之声，恐骇而死。人曰：“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。”知伯器之时，有士曰长儿子鱼，绝知伯而去之。三年，将东之越，而道闻知伯器之见杀也，谓御曰：“还车反，吾将死之。”御曰：“夫子绝知伯而去之三年矣，今反死之，是绝属无别也。”长儿子鱼曰：“不然，吾闻仁者无余爱，忠臣无余禄。吾闻知伯之死而动吾心，余禄之加于我者，至今尚存，吾将往依之。”反而死。

卫懿公有臣曰弘演，远使未还。狄人攻卫，其民曰：“君之所与禄位者，鹤也；所富者，宫人也。君使宫人与鹤战，呈焉能战？”遂溃而去。狄人追及懿公于荥泽，杀之，尽食其肉，独舍其肝。弘演至，报使于肝毕，呼天而号，尽哀而止。曰：“臣请为表。”因自刺其腹，内懿公之肝而死。齐桓公闻之曰：“卫之亡也以无道，今有臣若此，不可不存。”于是救卫于楚丘。

芊尹文者，荆之欧鹿彘者也。司马子期猎于云梦，载旗之长拽地。芊尹文拔剑齐诸轼而断之，贰车抽弓于鞬，援矢于箛，引而未发也。司马子期伏轼而问曰：“吾有罪于夫子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以君旗拽地故也。国君之旗齐于軫，大夫之旗齐于轼。今子荆国有名大夫而减三等，文之断也，不亦可乎？”子期悦，载之王所，王曰：“吾闻有断子之旗者，其人安在？吾将杀之。”子期以文之言告，王悦，使为江南令，而大治。

卞庄子好勇，养母，战而三北，交游非之，国君辱之，及母死三年，齐与鲁战，卞庄子请从，见于鲁将军曰：“初与母处，是以三北，今母死，请塞责而神有所归。”遂赴敌，役一甲首而献之。曰：“此塞一北。”又入，获一甲首而献之。曰：“此塞再北。”又入，获一甲首而献之。曰：“此塞三北。”将军曰：“毋没尔家，宜止之，请为兄弟。”庄子曰：“三北以养母也，是子道也，今士节小具而塞责矣。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。”遂反敌杀十人而死。君子曰：“三北已塞责，灭世断宗，于孝未终也。”

善谋第九

齐桓公时，江国，黄国，小国也，在江淮之间。近楚，楚，大国也，数侵伐，欲灭取之；江人黄人患楚。齐桓公方存亡继绝，救危扶倾；尊周室，

攘夷狄，为阳谷之会，贯泽之盟，与诸侯方伐楚。江人、黄人慕桓公之义，来会盟于贯泽。管仲曰：“江、黄远齐而近楚，楚为利之国也，若伐而不能救，无以宗诸侯，不可受也。”桓公不听，遂与之盟。管仲死，楚人伐江灭黄，桓公不能救，君子闵之。是后桓公信坏德衰，诸侯不附，遂陵迟不能复兴。夫仁智之谋，即事有渐，力所不能救，未可以受其质，桓公之过也，管仲可谓善谋矣。诗云：“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。”此之谓也。

晋文公时，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难，出亡居于郑，不得入，使告难于鲁、于晋、于秦。其明年春，秦伯师入河上，将纳王。狐偃言于晋文公曰：“求诸侯，莫如勤王，且大义也，诸侯信之，继文之业，而信宣于诸侯，今为可矣。”卜，偃卜之曰：“吉。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”公曰：“吾不堪也。”对曰：“周礼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”公曰：“筮之。”筮之，遇大有之睽，曰：“吉。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，战克而王亨，吉庸大焉。且是卦也，天为泽以当日，天子降心以迎公，不亦可乎？大有去睽而复，亦其所也。”晋侯辞秦师而下，三月甲辰，次于阳樊，右师围温，左师逆王。夏，四月刃巳，王入于王城。取太叔于温，而杀之于隰城。戊午，晋侯朝王，王享醴，命之侑，予之阳樊，温原、攢矛之田。晋于是始开南阳之地。其后三年，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，天子锡之弓矢秬鬯，以为方伯。晋文公之命是也，卒成霸道，狐偃之善谋也。夫秦、鲁皆疑晋有狐偃之善谋以成霸功。故谋得于帷幄，则功施于天下，狐偃之谓也。

虞、虢，皆小国也。虞有夏阳之阻塞，虞、虢共守之，晋不能禽也。故晋献公欲伐虞、虢，荀息曰：“君胡不以屈产之乘，与垂棘之璧，假道于虞？”公曰：“此晋国之宝也，彼受吾璧，不借吾道，则如之何？”荀息曰：“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，必不敢受吾币。受吾币而借吾道，则是我取之中府，置之外府；取之中廐，置之外廐。”公曰：“宫之奇存焉，必不使受也。”荀息曰：“宫之奇知固知矣，虽然，其为人也，通心而懦，又少长于君。通心则其言之略，懦则不能强谏，少长于君，则君轻之，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，而患在一国之后。中知以上，乃能虑之，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。”公遂借道而伐虢。宫之奇谏曰：“晋之使者，其币重，其辞微，必不便于虞。语曰：‘宴亡则齿寒矣。’故虞、虢相救，非相为赐也。今日亡虢；而明日亡虞矣。”公不听，遂受其币而借之道，旋归。四年，反取虞。荀息牵马抱璧而前曰：“臣之谋如何？”献公曰：“璧则犹是，而吾马之齿加长矣。”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禽虞，虞不用宫之奇而亡，故荀息非霸王之佐，战国并兼之臣也，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。

晋文公、秦穆公共围郑，以其无礼而附于楚，郑大夫佚之狐言于郑君曰：“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围必解。”郑君从之，召烛之武；使之，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，今老矣，无能为也。”郑君曰：“吾不能蚤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”烛之武许诺。夜出见秦君曰：“秦晋围郑，郑知亡矣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郑在晋之东，秦在晋之西，越晋而取郑，君知其难也，焉用亡郑以陪晋。晋，秦之邻也，邻之强，君之忧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资粮，亦无所害。且君立晋君，晋君许君焦瑕，朝得入，夕设版而画界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，既东取郑，又欲广其西境，不阙秦将焉取之？阙秦而利晋，愿君图之。”秦君说，引兵而还。晋咎犯请击之，文公曰：“不可，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郑，因人之力以弊，不仁；失其所与，不知；以乱易整，不武。吾其还

矣。”亦去郑，郑围遂解。烛之武可谓善谋，一言而存郑安秦。郑君不蚤用善谋，所以削国也，困而觉焉，所以得存。

楚灵王即位，欲为霸，五会诸侯，使椒举如晋求诸侯。椒举致命曰：“寡君使举曰：君有惠，赐盟于宋。曰：‘晋、楚之从，交相见也。’以岁之不易，寡人愿结驩于二三君。使举请问，君苟无四方之虞，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。”晋君欲勿许。司马侯曰：“不可。楚王方侈，天其或者欲盈其心，以厚其毒而降之罚，未可知也。其使能终，亦未可知也。唯天所相，不可与争，况诸侯乎？若适淫虐，楚将弃之，吾谁与争？”公曰：“晋有三不殆，其何敌之有？国险而多马，齐、楚多难，有是三者，何向而不济？”对曰：“恃马与险，而虞邻之难，是三殆也。四岳三涂，阳城大室，荆山终南，九州之险也，是不一姓，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也，无兴国焉。恃险与马，不足以为固也，从古以然，是先王务德音以亨神人，不闻其务险与马也，邻国之难不可虞也。或多难以固其国，或无难以丧其国，失其守宇，若何虞难？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，至今赖之；晋有里克之难而获文公，是以为盟主。卫、邢无难，狄亦丧之，故人之难不可虞也。特此三者而不修政德，亡于不暇，有何能济，君其许之。纣作淫虐，文王惠和，殷是以寔，周是以兴，夫岂争诸侯哉？”乃许楚灵王，遂为申之会，与诸侯伐吴，起章华之台，为干溪之役，百姓罢劳怨怒于下，群臣倍畔于上，公子弃疾作乱，灵王亡逃，卒死于野。故曰：“晋不顿一戟，而楚人自亡。”司马侯之谋也。

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，子胥出亡，挟弓而干闾闾，闾闾曰：“大之甚，勇之甚。”为是而欲兴师伐楚。子胥谏曰：“不可，臣闻之，君子不为匹夫兴师，且事君犹事父也，亏君之义，复父之讎，臣不为也。”于是止。蔡昭公朝于楚，有美裘，楚令尹囊瓦求之，昭公不予，于是拘昭公于郢。数年后后归之，昭公济濮水，沈璧曰：“诸侯有伐楚者，寡人请为前列。”楚人闻之怒，于是兴兵伐蔡，蔡求救于吴，子胥谏曰：“蔡非有罪也，楚人无道也，君若有忧中国之心，则若此时可矣。”于是兴兵伐楚，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，子胥之谋也。故春秋美而褒之。

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，更为严刑峻法，易古三代之制度，恐大臣不从，于是召卫鞅，甘龙、杜摯三大夫御于君，虑世事之变计，正法之本，使民道。君曰：“代位不亡社稷，君之道也；错法务明主，长臣之行也。今吾欲更法以教民，吾恐天下之议我也。”公孙鞅曰：“臣闻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，君前定变法之虑，行之无疑，殆无顾天下之议，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负非于世；有独知之虞者，必见警于民。语曰：‘愚者晤成事，知者见未萌。’民不可与虑始，可与乐成功。郭偃之法曰：‘论至德者，不和于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谋于众。’法者所以爱民也，礼者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孝公曰：“善。”甘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劳而功成，据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今君变法不循故，更礼以教民，臣恐天下之议君，愿君熟虑之。”公孙鞅曰：“子之所言者，世俗之所知也。常人安于所习，学者溺于所闻，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，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道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。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，不足与言事；制法之人，不足与论治。君无疑矣。”杜摯曰：“利不百不变法，攻不什不易器。臣闻之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，君其图之。”公孙鞅曰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帝王者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伏牺神农，教而不诛；黄帝

尧舜，诛而不怒；及至文武，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。礼法两定，制令各宜，甲兵器备，各便其用。臣故曰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古。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，殷夏之灭也不易礼。然则复古者未可非也，循礼者未足多也，君无疑矣。”孝公曰：“善。吾闻穷乡多怪，曲学多辩。愚者之笑，和者哀焉；狂夫之乐，贤者忧焉。拘世之议，人心不疑矣。”于是孝公违龙摯之善谋，遂从卫鞅之过言，法严而酷刑深，而必守之以公，当时取强，遂封鞅为商君。及孝公死，国人怨商君，至于车裂之，其患流渐，至始皇赤衣塞路，群盗满山，卒以乱亡，削刻无恩之所致也。三代积德而王，齐桓继绝而霸，秦项严暴而亡，汉王垂仁而帝，故仁恩，谋之本也。

乱，国人相攻击，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发兵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至，而韩人侵秦。秦惠王欲先伐韩，恐蜀乱；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弊，犹与未决。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，司马错欲伐蜀，张子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对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；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，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王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，今夫蜀西僻之国，而戎狄之伦也，弊兵劳众，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，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，今三川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爭焉，顾争于戎狄，去王远矣。”司马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欲富者务广其地，欲强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西僻之国，而戎狄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。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，不伤众而服焉。服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西海而诸侯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。今攻韩劫天子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。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竭其故：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齐，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，赵，而求解乎楚、魏，以鼎予楚，以地予魏；以鼎予楚，以地予魏，王不能止，此臣所谓危也，不如伐蜀完秦。”惠王曰：“善。寡人请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，十月取之，遂定蜀，蜀王更号为诸侯，而使陈叔相蜀，蜀既属秦，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，司马错之谋也。

楚使黄歇于秦，秦昭王使白起攻韩、魏，韩、魏服事秦，秦王方令白起与韩、魏共伐楚。黄歇适至，闻其计，是时秦已使白起攻楚数县，楚顷襄王东从。黄歇上书于秦昭王，欲使秦远交楚而攻韩、魏以解楚。其书曰：“天下莫强于秦、楚，今闻王欲伐楚，此犹两虎相与斗，两虎相与斗，而弩犬受其弊也，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：臣闻之，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；致高则危，累棋是也。今大国之地遍天下，有其二垂，此从生民以来，万乘之地，未尝有也。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，盛桥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也，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门，举河内，攻燕、酸枣、虚、桃、入邢，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，王之功多矣。王休甲息众，二年而复之，有取满、衍、首、垣，以临仁，平丘，黄，济阳、甄城，而魏氏服，王又割濮，历之北，注之齐、秦之要，绝楚、赵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，王之威亦单矣。

王若能恃功守威，挟战功之心，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后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负人徒之众，兵革之强，乘毁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王，臣恐其有后患也。诗曰：‘靡不有动，鲜克有终。’易曰：‘狐涉

水，濡其尾。’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智伯见伐赵之利，不知榆次之祸；吴见伐齐之便，而不知干隧之败。此二国者，非无大功也，没利于前，而易患于后也。吴之亲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齐人于艾陵，还为越人所禽于三渚之浦。知伯之信韩、魏也，从而伐赵攻晋阳之城，胜有日矣，韩、魏畔之，杀知伯瑶于凿台之上。今王妒楚之不毁也，而忘毁楚之强韩、魏也，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诗曰：‘大武远宅而不涉。’从此观之，楚国，援也；邻国，敌也。诗曰：‘跃跃鳧兔，遇犬获之。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今王中道而信韩、魏之善王也，此吴之亲越也。臣闻之，敌不可假，时不可失。臣恐韩、魏卑辞除患，而实欺大国也。何则？王无重世之德于韩、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、魏父子兄弟，接踵而死于秦者，将十世矣，本国残，社稷坏，宗庙隳，刳腹绝肠，折颡折颈，身首分离，暴骨草泽，头颅僵仆，相望于境，系臣束子为群虏者，相及于路，鬼神潢洋无所食，民不聊生，族类离散，流亡为仆妾者，海内矣，故韩、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。今王賚之与攻楚，不亦过乎！

且王攻楚，将恶出兵？王将借路于仇讎之韩、魏乎？出兵之日，而王忧其不反也，是王以兵资于仇讎之韩、魏也。王若不借路于仇讎之韩、魏，必攻随水右壤，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溪谷，不食之地也。王虽有之，不为得地，是王有毁楚之名，而无得地之实也。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，秦之兵构而不离，韩、魏氏将出兵而攻留、方、与铨、胡陵、碭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。齐人南面，泗水必举，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也，而使独攻。王破楚以肥韩、魏于中国而劲齐。韩、魏之强，足以校于秦，齐南以泗水为境，东负海，北倚河而无后患。天下之国，莫强于齐、魏，齐、魏得地保利而详事下吏，一年之后，为帝未能，其于禁王之帝有余矣。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众，兵革之强，一举事而树怨于楚，出令韩、魏归帝重于齐，是王失计也。臣为主虑，莫若善楚，秦、楚合为一而以临韩，韩必拱手，王施之以东山之险，带以曲河之利，韩必为关内之侯，若是而王以十万伐郑，梁氏寒心，许鄢陵、婴城，而上蔡、召陵不往来也，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一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，注入地于齐，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极两海，要约天下，是燕、赵无齐、楚；齐、楚无燕、赵，然后危动燕、赵，直摇齐、楚，此四国者，不待痛而服也。”昭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止白起，谢韩、魏，发使赂楚，约为与国。黄歇受约归楚，解楚之祸，全强秦之兵，黄歇之谋也。

秦、赵战于长平，赵不胜，亡一都尉。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：“军战不胜，尉复死，寡人将束甲而赴之。”楼昌曰：“无益也，不如发重使而为构。”虞卿曰：“昌言构者，以为不构，军必破也，而制构者在秦，且王之论秦也，欲破王之军乎？不邪？”王曰：“秦不遗余力矣，必且破赵军。”虞卿曰：“王听臣发使，出重宝以附楚、魏，楚、魏欲王之重宝，必内吾使，吾使入楚、魏，秦必疑天下，恐天下之合从必一心，如此，则构乃可为也。”赵王不听，与平阳君为构，发郑朱入秦，秦内之。赵王召虞卿曰：“寡人使平阳君为构秦，秦已内郑朱矣，虞卿以为如何？”对曰：“王不得构，军必破矣！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。郑朱，贵人也。而入秦，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，楚、魏以赵为构，必不救王。秦知天下不救王，则构不可得也。”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，贺战胜者终不肯构，长平大败，遂围邯郸，为天下笑，不从虞卿之谋也。

秦既解围邯郸，而赵王入朝，使赵郝约事于秦，割六县而构。虞卿谓赵王曰：“秦之攻王也，倦而归乎？亡其力尚能进之，爱王而不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也，不遗余力矣，必以倦归也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来年秦复攻王，王无救矣。”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，赵郝曰：“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？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，此弹丸之地不予，令秦年来复攻于王，王得无割其内而构乎？”王曰：“请听子割矣，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乎？”赵郝曰：“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若也，今秦善韩、魏而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者，必不如魏、韩也。今臣之为足下解负亲之攻，开关通弊，齐交韩、魏，至来年而独取攻于秦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在韩、魏之后也，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”王以告虞卿，虞卿对曰：“郝言‘不构，来年，秦复攻王，王得无复割其内而构乎’。

今构，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，虽割何益？来年复攻，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构，此自尽之术也，不如无构。秦虽善攻，不能取六县，赵虽不能守，亦不失六城，秦倦而归，兵必疲，我以六县收天下以攻罢秦，是我失之于天下，而取偿于秦也。吾国尚利，庸与坐而划地，自弱以强秦？今郝曰‘秦善韩、魏而攻赵者，必王之事秦不如韩、魏也’，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，坐以地尽，来年，秦复来割，王将予之乎？不予，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，予之，即无地而给之。语曰：‘强者善攻，而弱者不能守’。今坐而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，以益强之秦，而割愈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”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，赵王与楼缓计之曰：“秦地与无予，庸吉？”缓辞让曰：“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试言公之私。”楼缓对曰：“亦闻夫公父文伯母乎，公父文伯仕于鲁，病死，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，其母闻之，不肯哭也。其相室曰：‘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？’其母曰：‘孔子，贤人也，逐于鲁，而是人不随也。今死而妇人为自杀者二人，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，而于妇人厚也。’故从母言，是为贤母，从妻言，是必不免为妒妇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异则人心变矣。

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，则非计也：言予之，恐王以臣为秦也，故不敢对。使臣得为大王计，不如予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

虞卿闻之曰：“此饰说也，王慎勿予。”楼缓闻之，往见王，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，楼缓对曰：“不然，虞得其一，不得其二。夫秦、赵构难而天下皆说，何也？曰：‘吾且因强而乘弱矣。’今赵兵困于秦，天下之贺战者，必尽在于秦矣，故不如前割地为和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。不然，天下将因秦之怒，乘赵之弊而瓜分之，赵见亡，何秦之图乎？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，愿王以此决之，勿复计也。”虞卿闻之，往见王曰：“危哉！楼子之所以为秦者，是愈疑天下，而何慰秦之心哉？独不言示天下弱乎？且臣言勿予，非固勿予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，秦之深讎也。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是王失之于齐，而取偿于秦也。而齐、赵之讎可以报矣，而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为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臣见秦之重赂，而反构于王。从秦为构，韩、魏闻之，必尽重王，重王，必出重宝以先于王，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，而与秦易道也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即发虞卿来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虞之谋行而赵霸，此存亡之枢机，枢机之发，间不及旋踵，是故虞卿一言，而秦之震惧趁风驰指而请备，

故善谋之臣，其于国岂不重哉？微虞卿，赵以亡矣。

魏请为从，赵孝成王，召虞卿谋，过平原君。平原君曰：“愿卿之论从也。”虞卿入见。王曰：“魏请为从。”对曰：“魏过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固未之许。”对曰：“王过。”王曰：“魏请从，卿曰魏过；寡人未之许，又曰寡人过，然则从终不可邪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，有利，大国受福；有败，小国受祸。今魏以小请其祸，而王以大辞其福，臣故曰王过，魏亦过。窃以为从便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合魏为从。使虞卿久用于赵，赵必霸。会虞卿以魏齐之事，弃侯捐相而归，不用，赵旋亡。

善谋下第十

沛公与项籍，俱受令于楚怀王。曰：“先入咸阳者王之。”沛公将从武关入，至南阳守战，南阳守龆保宛城，坚守不下，沛公引兵围宛三匝，南阳守欲自杀，其舍人陈恢止之曰：“死未晚也。”于是恢乃踰城见沛公曰：“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，今足下留兵尽日围宛，宛，大郡之都也，连城数十，人民众，蓄积多，其吏民自以为降而死，故皆坚守乘城，足下攻之，死伤者必多，死者未收，伤者未瘳，足下旷日则事留，引兵而去宛，完缮弊甲，砥砺调兵，而随足下之后，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有强宛之患，窃为足下危之。为足下计者，莫如约宛守降封之，因使止守，引其甲卒，与之西击，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”沛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宛守为殷侯，封陈恢千户，引兵西，无不下者，遂先入咸阳，陈恢之谋也。

汉王既用滕公、萧何之言，擢拜韩信为上将军，引信上坐，王问曰：“丞相数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”信谢，因问王曰：“今东向争权天下，岂非项王耶？曰然，大王自断勇仁悍强，庸与项王？”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“不如也！”信再拜贺曰：“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。然臣尝事楚，请言项王为人。项王暗恶叱咤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匹夫之勇耳。项王见人恭谨，言语响响，人疾病，涕泣分食饮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，印刳绶弊，忍不能与，此所谓妇人之仁。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，都彭城，又背义帝约，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颡逐义帝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自王善地。项王所过，无不残灭多怨，百姓不附，特劫于威强服耳。名虽为霸王，实失民心，故曰其强易弱。”

今大王诚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不诛？以天下城邑封功臣，何不服？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，何不散？且三秦王为秦将，将秦子弟数岁，所杀亡不可胜计，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，项王轴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，唯独邯、欣、翳脱，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，秦民莫爱，大王之入武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与秦民约，法三章，且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，于诸侯约，大王当王关中，民户知之，大王失职之蜀，民无不恨者，今大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于是汉王喜，自以为得信晚，遂听信计，部署诸将所击。八月，汉王东出，秦民归汉，汉王遂诛三秦，定其地，收诸侯兵讨项王，定帝业，韩信之谋也。

赵地乱，武臣、张耳、陈余定赵地，立武臣为赵王，张耳为相，陈余

为将军。赵王间出，为燕军所得，燕囚之，欲与三分其地，乃归王，使者至，燕辄杀之，以固求地。张耳、陈余患之，有厮养卒谢其舍中人曰：“吾为公说燕，与赵王载归。”舍中人皆笑之曰：“使者往十辈死，若何以能得王？”厮养卒曰：“非若所知。”乃洗沐往见张耳、陈余，遣行见燕王，燕王问之，对曰：“贱人希见长者，愿请一卮酒。”已饮，又问之。复曰：“贱人希见长者，愿复请一卮酒。”与之酒。卒曰：“王知臣何欲？”燕王曰：“欲得而王耳。”卒曰：“君知张耳、陈余何人也？”燕王曰：“贤人也。”曰：“君知其意何欲？”曰：“欲得其王耳。”赵卒笑曰：“君未知两人所欲也。夫武臣、张耳、陈余杖马策，下赵数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王，岂为卿相哉？夫臣与主，岂可同日道哉？顾其势始定，未敢三分而王。”

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，以持赵心，今赵地已服，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，时未可耳。今君囚赵王，此两人名为求赵王，实欲燕杀之，此两人分赵自立。夫以一赵尚易燕，况两贤王左提右挈，执直义而以责不直之弱，燕灭无日矣。”燕王以为然，乃遣赵王，养卒为御而归，遂得反国，复立为王，赵卒之谋也。

酈食其号酈生，说汉王曰：“臣闻之，知天之天者，王事可成；不知天之天者，王事不可成。王者以民为天，而民以食为天。夫敖仓，天下转输久矣，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。楚人拔荥阳，不坚守敖仓，乃引而东，令谿过卒分守成皋，此乃天所以资汉。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，自夺其便，臣窃以为过矣。且两雄不俱立，楚、汉久相持不决，百姓骚动，海内摇荡，农夫释耒，工女下机，天下之心，未有所定也。愿陛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杜太行之路，距蜚狐之口，守白马之津，以示诸侯形制之势，则天下知所归矣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从其计划，复守敖仓，卒粮食不尽，以擒项氏。其后吴、楚反，将军窦婴，周亚夫复据敖仓，塞成皋如前，以破吴、楚。皆酈生之谋也。

酈生说汉王曰：“方今燕、赵已复，唯齐未下，今田横据千里之齐，田闲据二十万之军于历城，诸田宗强，负海岱阻河齐，南近楚，民多变轴，陛下虽遣数十万师，未可以岁月下也。臣请奉明诏说齐王，令称东藩。”于是使酈生食其说齐王，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乎？”王曰：“不知也。”曰：“王知天下之所归，则齐国可得而有也，若不知天下之所归，则齐国未可保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天下何所归？”曰：“归汉。”王曰：“先生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汉王与项王，戮力西面击秦，约先入咸阳者王之。汉王先入咸阳，项王倍约不与而王汉中；项王杀义帝，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，出关而责义帝之处，收天下之兵，立诸侯之后。降城即以侯其将，得赐即以予其士，与天下同其利，豪杰贤人，皆乐为其用。诸侯之兵，四面而至，蜀汉之粟，方船而下。项王有倍约之名，杀义帝之实，于人之功无所记，于人之过无所忘；战胜而不得其赏，拔城而不得其封；非项氏莫得用事；为人刻印，刖而不能授；攻城得赂，积财而不能赏，天下畔之，贤才怨之，而莫为之用。故天下之事，归于汉王，可坐而策也。夫汉王发蜀汉，定三秦，涉西河之外，乘上党之兵，下井陘，诛成安，破北魏，举三十二城，比送尤之兵，非人力之力也。今已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险，守白马之津；杜太行之阪，距蜚狐之口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。王疾下汉王，齐国社稷，可得而保也；不下汉王，危亡可立而待也。”田横以为然，即听酈生，罢历下兵战守之备，与酈生日纵酒。此酈生之谋也。及齐人蒯通说韩信曰：“足下受诏击齐，何故止将三军之众，不如

一竖儒之功？可因齐无备击之。”韩信从之，酈生为田横所害，后信通亦不得其所，由不仁也。

汉三年，项羽急围汉王荥阳，汉王悲忧，与酈生谋挠楚权。酈生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。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无德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六国之后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复立六国后，毕授印已，此君臣百姓，必戴陛下德，莫不向风慕义，愿为臣妾。

德义已行，陛下南向称霸，楚必斂衽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矣。”酈生未行，张良从外求谒，汉王方食，曰：“子房前，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。”具以食其言告之。曰：“其于子房意如何？”良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事去矣。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对曰：“臣请借前箸而筹之。”曰：“昔汤伐桀，而封其后于杞者，斯能制桀之死命也。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一也。武王伐纣而封其后于宋者，斯能得纣之头也。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二矣。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间，轼箕子之门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表贤人之间，轼智者之门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三矣。发钜桥之粟，散鹿台之钱，以赐贫羸。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羸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四矣。殷事已毕，偃革为轩，倒载干戈，以示天下不复用兵。今陛下能偃革，倒载干戈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五也。

休马于华山之阳，以示无所用。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六也。休牛于桃林之阴，以示不复输粮。今陛下能休牛不复输粮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七矣。且夫天下游士，捐其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游者，皆日夜望尺寸之地，今复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之后，其王皆复立，游士各归事其主，从其亲戚；反其故旧坟墓，陛下谁与取天下乎？”曰：“未能也。”“其不可八也。且夫楚惟无强，六国复挠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乎？诚用客之计，陛下之事去矣。”汉王辍食吐哺，骂曰：“竖儒几败乃公事。”令趣销印，止不使，遂并天下之兵，诛项籍，定海内，张子房之谋也。

汉五年，追击项王阳夏南，止军，与淮阴侯韩信，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，至固陵不会，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守之，谓张子房曰：“诸侯不约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而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，君王能与共天下，今可立致也；则不能，军未可知也。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，睢阳以北至谷城尽与彭越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易败也。”汉王乃使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：“并力击楚，楚已破，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，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。”使者至，韩信、彭越皆喜，报曰：“请今进兵。”韩信乃从齐行，彭越兵自梁至，诸侯来会，遂破楚军于垓下，追项王，诛之于淮津，二君之功，张子房之谋也。

汉六年，正月，封功臣，张子房未尝有战功，高皇帝曰：“铉筹策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子房功也，子房自择齐三万户。”良曰：“始臣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中，臣愿封留足矣，不敢当齐三万户。”乃封良为留侯。及萧何等其余功臣，皆未封。群臣自疑，恐不得封，咸不自安，有摇动之心。于是高皇帝在雒阳南宫上台，见群臣往往相与坐沙中语。上曰：“此何语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谋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属安，何故而反？”留侯曰：“陛下起布衣，与此属定天下，陛下已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曹故人，所诛皆平生怨仇。今军吏计功，以天下不足以

遍封，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，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，故即聚谋反耳。”上乃忧，曰：“为将奈何？”留侯曰：“上平生所憎，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齿与我有故，数窘辱我，欲杀之，为其功多，故不忍。”留侯曰：“今急，先封雍齿，以示群臣。群臣见雍齿得封，即人人自坚矣。”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，而急诏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，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“雍齿且侯，我属无患矣。”还倍畔之心，销邪道之谋，使国家安宁，累世无事无患者，张子房之谋也。

高皇帝五年，齐人娄敬戍陇西，过雒阳，脱辂挽，见齐人虞将军曰：“臣愿见上言便宜事。”虞将军欲以鲜衣。娄敬曰：“臣衣帛，衣帛见；衣褐，衣褐见，不敢易。”虞将军入言上，上召见，赐食已而问，敬对曰：“陛下都雒阳，岂欲与周室比隆哉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敬曰：“陛下取天下，与周室异。周之先自后稷，尧封之邠，积德累善十余世，公娇避桀居邠，大王以狄伐去邠，杖马策居岐国，人争归之，及文王为西伯，断虞芮讼，始受命，吕望、伯夷自海滨来归之，武王伐纣，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，灭殷，成王即位，周公之属傅相，乃营成周雒邑，以为天下中，诸侯四方，纳贡职道里均矣。有德则易以王，无德则易以亡，凡居此者，欲令周务德以致人，不欲恃险阻，令后世骄奢以虐民。及周之衰分为两，天下莫朝，周不能制，非德薄，形势弱也。今陛下起丰沛，收卒三千人，以之径往卷蜀汉，定三秦，与项羽大战七十，小战四十，使天下民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骨中野，不可胜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未收，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时，臣窃以为不侔矣。且夫秦地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卒然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。因秦之固，资甚美膏腴之地，此谓天府。陛下入关而都，山东虽乱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与人斗而不搯其亢，拊其背，未全胜也。”高皇帝疑，问左右大臣，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雒阳，东有成皋，西有肴澠，倍河海，向伊洛，其固亦足恃，且周数百年，秦二世而亡，不如都周。留侯张子房曰：“雒阳虽有此固，国中小不过数百里，田地狭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。夫关中左肴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故宛之利，阻三面，守一隅，东向制诸侯，诸侯安定，河渭漕挽。天下西给京师；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娄敬说是也。”于是高皇帝即日驾，西都关中，由是国家安宁。虽彭越、陈豨、卢绾之谋，九江燕代之兵，及吴楚之难，关东之兵，虽百万之师，犹不能以为害者，由保仁德之惠，守关中之固也。国以永安，娄敬、张子房之谋也。上曰：“本言都秦地者，娄敬也。娄者乃娇也。”赐姓娇氏，拜为郎中，号曰奉春君，后卒为建信侯。

留侯张子房，于汉已定，性多疾，即导引不食谷，杜门不出。岁余，上欲废太子，立戚氏夫人子赵王如意，大臣多争，未能得坚决者也。吕后恐，不知所为。人或谓吕后曰：“留侯善画计策，上信用之。”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：“君常为上计，今日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卧？”留侯曰：“始上数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，今天下安定，以爱幼欲易太子骨肉间。虽臣等百余人，何益？”吕泽强要曰：“为我画计。”留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争也，愿上有所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，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。此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上慢侮士，故逃匿山中，义不为汉臣，然上高此四人。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，令太子为书，卑辞以安车迎之，因使辩士固请宜来，来以为客，时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上见之即必异问之，问之，上知此四人，亦一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迎四人。四人至，舍吕

泽所。至十二年，上从破黥布军归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，留侯陈不听，因疾不视事，太傅叔孙通称说引古，以死争太子，上佯许之，犹欲易之。及燕，置酒；太子侍，四人者从太子，皆年八十有余，鬢眉皓白，衣冠甚伟，上怪而问之曰：“何为者？”四人前对，各言其姓名，上乃惊曰：“吾求公数岁，公避逃我，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？”四人皆对曰：“陛下轻士善骂，臣等义不辱，故恐而亡匿，闻太子为人子孝仁、敬爱士，天下莫不延颈，愿为太子死者，故来耳。”上曰：“烦公幸卒调护太子。”四人为寿已毕，起去，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：“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辅之，羽翼已成，难动矣。吕氏真而主矣。”戚夫人泣下，上曰：“为我楚舞，吾为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骓鸟高鬣，一举千里，羽翮已就，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矰缴，尚安能施？”歌数阕，戚夫人唏嘘流涕，上起去罢酒，竟不易太子者，留侯召四人之谋也。

汉十一年，九江黥布反，高皇帝疾，欲使太子往击之，是时园公、绮里季、夏公黄、角里先生，已侍太子，闻太子将击黥布，四人相谓曰：“凡来者将以存太子，太子将兵事，危矣。”乃说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，则位不益；无功，从此受祸矣。且太子所与俱诸将，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，乃使太子将之，此无异使羊将狼也，皆不肯为用尽力，其无功必矣。臣闻母爱者子抱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常居抱前，上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上。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谓吕后承间为上泣，言黥布天下猛将，善用兵，诸将皆陛下故等伦，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异使羊将狼，莫为用。且使布闻之，即鼓行而西耳。上虽疾，卧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，虽苦，强为妻子计。载辎车，卧而行。”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，吕后承间为上泣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惟竖子，故不足遣，乃公自行耳。”于是上自将东，群臣居守，皆送至霸上。留侯疾，强起至曲邮见上曰：“臣宜从，疾甚，楚人剽疾，愿上无与楚人争锋。”因说上曰：“令太子为将军，监关中诸侯兵。”上谓子房虽疾，强起卧而傅太子，是时叔孙通已为太子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汉遂诛黥布，太子安宁，国家晏然，此四公子之谋也。

齐悼王者，孝惠皇帝之兄也。孝惠皇帝二年，悼惠王入朝，孝惠皇与悼惠王燕饮，乃行家人礼，同席。吕太后怒，乃进鸩酒，孝惠皇帝知，欲代饮之，乃止。悼惠王惧不得出城，上车太息，内史参乘怪问其故，悼惠王具以状语内史，内史曰：“王宁亡十城耶？将亡齐国也？”悼惠王曰：“得全身而已，何敢爱城哉！”内史曰：“鲁元公主，太后之女，大王之弟也。大王封国七十余城，而鲁元公主汤沐邑少；大王诚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，内有亲亲之恩，外有顺太后之意，太后必大喜。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。”悼惠王曰：“善。”至邸上，奏献十城为鲁元公主汤沐邑，太后果大悦受邑，厚赐悼惠王而归之，国遂安，齐内史之谋也。

孝武皇帝时，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，可以除边境之害，欲绝和亲之约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以为兵不可动。孝武皇帝召群臣而问曰：“朕饰子女以配单于，币帛文锦，赂之甚厚，今单于逆命加慢，侵盗无已，边境数惊，朕甚闵之，今欲举兵以攻匈奴，如何？”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：“善。陛下不言，臣固谒之。臣闻全代之时，北未尝不有强胡之故，内连中国之兵也，然尚得养老长幼，树种以时，仓廩常实，守御之备具，匈奴不敢轻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内为一家，天子同任，遣子弟乘边守塞，转粟挽输，以为之备，而匈奴侵盗不休者，无他，不痛之患也。臣以为击之便。”御史大夫臣

安国稽首再拜曰：“不然。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，匈奴至而投鞍高于城者数所。平城之危，七日不食，天下叹之。及解围反位，无忿怨之色，虽得天下，而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以力不能也。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，不以己之私怒，伤天下之公义，故遣娇敬结为私亲，至今为五世利。孝文皇帝尝一屯天下之精兵于常溪广武，无尺寸之功。天下黔首，约要之民，无不忧者，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，乃为和亲之约，至今为后世利。臣以为两主之迹，足以为效，臣故曰勿击便。”

大行曰：“不然。夫明于形者，分则不过于事；察于动者，用则不失于利；审于静者，恬则免于患。高帝被坚执锐，以除天下之害，蒙矢石，沾风雨，行几十年，伏尸满泽，积首若山，死者什七，存者什三，行者垂泣而倪于兵。夫以天下末力，厌事之民，而蒙匈奴饱佚，其势不便。故结和亲之约者，所以休天下之民。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，通于动静之时。盖五帝不相同乐，三王不相袭礼者，非政相反也，各因世之宜也。教与时变，备与敌化，守一而不易，不足以子民。今匈奴纵意日久矣，侵盗无已，系虏人民，戍卒死伤，中国道路，轳车相望，此仁人之所哀也。臣故曰击之便。”御史大夫曰：“不然，臣闻之，利不什不易业，功不百不变常，是故古之人君，谋事必就圣，发政必择语，重作事也。自三代之盛，远方夷狄，不与正朔服色，非威不能制，非强不能服也，以为远方绝域，不牧之民，不足以烦中国也。且匈奴者，轻疾悍前之兵也，畜牧为业，弧弓射猎，逐兽随草，居处无常，难得而制也。至不及图，去不可追；来若风雨，解若收电，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之业，以支匈奴常事，其势不权。臣故曰勿击为便。”

大行曰：“不然。夫神蛟济于渊，而凤鸟乘于风，圣人因于时。昔者，秦缪公都雍郊，地方三百里，知时之变，攻取西戎，辟地千里，并国十二，陇西北地是也。其后蒙恬为秦侵胡，以河为境，累石为城，积木为寨，匈奴不敢饮马北河，置烽燧然后敢牧马。夫匈奴可以力服也，不可以仁畜也。今以中国之大，万倍之资，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，譬如以千石之弩，射溃疽，必不留行矣。则北发月氏，可得而臣也。臣故曰击之便。”

御史大夫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善战者，以饱待饥，安行定舍，以待其劳，整治施德，以待其乱，接兵奋众，深入伐国堕城，故常坐而役敌国，此圣人之兵也。夫冲风之衰也，不能起毛羽；强弩之末力，不能入鲁缟。盛之有衰也，犹朝之必暮也，今卷甲而轻举，深入而长驱，难以为功。夫横行则中绝，从行则迫胁；徐则后利，疾则粮乏，不至千里，人马绝饥，劳以遇敌，正遗人获也。意者有他诡妙，可以擒之，则臣不知，不然未见深入之利也。臣故曰勿击之便。”

大行曰：“不然。夫草木之中霜雾，不可以风过；清水明镜，不可以形遽也；通方之人，不可以文乱。今臣言击之者，故非发而深入也，将顺因单于之欲，诱而致之边，吾伏轻卒锐士以待之，险鞞险阻以备之。吾势以成，或当其左，或当其右；或当其前，或当其后，单于可擒，百必全取。臣以为击之便。”于是遂从大行之言。孝武皇帝自将师伏兵于马邑，诱致单于。单于既入塞，道觉之，奔走而去。其后交兵接刃，结怨连祸，相攻击十年，兵凋民劳，百姓空虚，道殍相望，轳车相属，寇盗满山，天下摇动。孝武皇帝后悔之。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佃轮台。诏却曰：“当今之务，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。今乃远西佃，非能以慰民也。朕不忍闻。”封丞相号曰富民侯，遂不复言兵事。国家以宁，继嗣以定，从韩安国之本谋也。

孝武皇帝时，中大夫主父偃为策曰：“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强弱之形易制也。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，易为淫乱；急则阻其强而合从，谋以逆京师，今以法割之，即逆节萌起，前日晁错是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十数，而适嗣代立，余虽骨肉，无尺地之封，则仁孝之道不宣，顾陛下令诸侯得推恩，分子弟以地侯之，彼人人喜得所愿，上以德施，实封其国，而稍自消弱矣。”于是上从其计，因关马及弩不得出，绝游说之路，重附益诸侯之法，急诘误其君之罪，诸侯王遂以弱，而合从之事绝矣，主父偃之谋也。

